

南 華 大 學  
歐 洲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土耳其的當前困境：政治、經濟與外交  
面向

The Present Difficulties of Turkey: The Aspects of Politics,  
Economic and Foreign Affairs

研 究 生：張淑卿 撰

指 導 教 授：王思為 博士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 南 華 大 學

( 歐洲研究所 )

##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土耳其的當前困境：政治、經濟與外交面向

The Present Difficulties of Turkey :

The Aspects of Politics, Economic and Foreign Affairs

研究生： 鍾淑卿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鍾志明

蔡育松

王恩德

指導教授： 王恩德

系主任(所長)： 鍾志明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31 日

論文名稱：土耳其的當前困境：政治、經濟與外交面向 頁數：82

校所組別：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班

畢業時間及提要別：一百零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碩士論文提要

研究生：張淑卿

指導教授：王思為 博士

論文提要內容：

土耳其共和國位於歐亞重要戰略位置，加入歐盟將使歐盟控制歐亞之間的咽喉，無論經濟和軍事方面都有著重大意義。土耳其期望加入歐盟後，可加速對土耳其的經濟發展，並提高歐洲國家對土耳其的投資，進一步提高土耳其的經濟成長。透過歐盟自由移動的優勢，對土耳其勞工移入歐洲國家就業的機會與生活水準也將大為提升。此外，國家間的自由移動也有助於土耳其世俗文化的西傳，另一方面也有助於土耳其將伊斯蘭文化帶進歐洲。加入歐盟刺激了土耳其的政治改革並加強土耳其的民主化過程。以長遠來看，土耳其的人口對土耳其加入歐盟，可在歐洲議會內佔有相對比例的代表，日後對歐盟的政策將有極高的影響力。而土耳其的歐盟成員資格也將提高土耳其區域性與國際性的地位。本文就土耳其於一次戰後建立共和國體制，並積極發展其國內政治、經濟與外交面向逐一探討。

關鍵字：土耳其共和國、歐盟、伊斯蘭文化、歐洲議會

Title of Thesis: The Present Difficulties of Turkey: The Aspects of Politics,  
Economic and Foreign Affairs

Total Page: 82

Name of Institute: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Nan Hua  
University

Graduate date: October, 2013

Degree conferred: Master Degree

Name of student: Chang, Shu-ching

Advisor: Dr. Wang, Szu-Wei

Abstract:

Republic of Turkey lies in the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of Eurasia, for this reason, it makes European Union control the throat during Eurasia to join European Union, which respects all have great heavy meanings no matter on economic and military issues. Turkey expects to join European Union which is able to accelera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urkey, increases the investment in Turkey from European countries, and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in economy of Turkey further. Because of the advantage of moving freely in European Union, the Turkish laborers employed i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living standard will be greatly improved. The option of migration out of Turkey will inevitably ease tensions in the east of the country, and some secularists in Turkey envisage that the accession of Turkey will contribute to the spread of secular western values in Turkey. To join European Union and stimulated the Turkish political reform and strengthened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According to long-term, after Turkey joined the European Union, the population of Turkey occupies a correspondingly large representation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in the future, so there is extremely high influence power to the policy of European Union. And Turkish European Union member's qualification will improve the Turkish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This text discussed the issues contains politics, economy and diplomacy of Turkey after WWI.

Key words : The Republic of Turkey, European Union, Islamic Culture, European Parliament



# 土耳其的當前困境：政治、經濟與外交面向

## The Present Difficulties of Turkey : The Aspects of Politics, Economic and Foreign Affairs

### 目 錄

摘要.....	I
Abstract.....	II
目錄.....	IV
<b>第壹章 序論 .....</b>	<b>1</b>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	3
一、研究方法 .....	3
二、研究架構 .....	6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8
一、研究範圍 .....	8
二、研究限制 .....	9
<b>第貳章 土耳其的內政發展 .....</b>	<b>10</b>
第一節 土耳其的政治發展概況.....	10
第二節 土耳其的政治衝突.....	14
一、政教衝突.....	14

二、種族衝突－庫德族議題.....	17
第三節 阿拉伯之春.....	21
<b>第叁章 土耳其經濟發展.....</b>	<b>24</b>
第一節 二戰前土耳其經濟展.....	24
第二節 二戰後土耳其經濟發展.....	26
第三節 冷戰前與冷戰後經濟發展.....	31
第四節 土耳其近代經濟發展.....	33
<b>第肆章 土耳其的外交政策.....</b>	<b>36</b>
第一節 土耳其的戰略位置 .....	36
第二節 土耳其與賽普勒斯、希臘議題 .....	40
第三節 土耳其爭取加入歐盟 .....	51
一、1960 年～1990 年代.....	51
二、1991 年～2000 年後.....	52
三、加入歐盟前景.....	53
四、對土耳其的好處.....	56
五、對歐盟的影響.....	58
第四節 土耳其當前外交政策 .....	60
一、政策理論.....	60
二、土耳其-美國關係.....	62
三、土耳其-中東關係.....	64

四、歐盟-土耳其政策.....	66
<b>第五章 結論.....</b>	<b>70</b>
一、政治上.....	70
二、經濟上.....	72
三、外交上.....	73
<b>參考書目 .....</b>	<b>75</b>
<b>附錄 .....</b>	<b>79</b>





# 第壹章 序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土耳其共和國 (Republic of Turkey) 位於亞洲大陸西端，是一座連結歐亞的天然橋樑，自古以來，東西方文明在這裡衝擊、交流、融合。西元前 68 年，羅馬帝國將安納托利亞納入版圖，西元 330 年君士坦丁大帝更將首都遷至拜占庭，建立拜占庭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戰鄂圖曼帝國崩潰後，身為軍官且有遠大眼光的青年穆斯塔法·凱末爾 (Mustafa Kemal Atatürk)<sup>1</sup> 將軍，領導土耳其民族主義運動，抵抗英、法、希臘等國軍隊使土耳其免於被瓜分，從外國侵略者的手中爭取了土耳其的自由。終於 1923 年 3 月 19 日廢除帝制，同年 10 月 29 日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國，改為共和國體制，凱末爾同時被選為新的共和國總統，以和平與安定為基礎，實現了快速的經濟發展，進而促進土耳其的現代化。

土耳其建國後，實行凱末爾主義<sup>2</sup>與推行一連串的西化政策。著手進行一連串建立新國家的改革，階段性推動法治與文化的改造，包括廢除伊斯蘭教教會的特權、文字改為拉丁拼音、解放婦女爭取兩性平權、使用陽曆等，並以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進行工業化等經濟改革。<sup>3</sup>他利用宗教和保守力量成功抵擋希臘的入侵；援引自由改革派的力量抗衡傳統保守派，進行政治、社會、文化的改造；最後靠年輕專業團體及官僚的支持，對抗自由派勢力而推行國家主導的工業發展政策。

---

<sup>1</sup> 咎濤，〈現代國家與民族建構：20 世紀前期土耳其民族主義研究〉，(香港：三聯書店，2011 年)，頁 7。

<sup>2</sup> 轉引自 Webster, Donald Everett, 〈The Turkey of Atatürk; Social Process in the Turkish Reformation〉, (New York: AMS Press, 1973), p. 245.

<sup>3</sup> 分別於 1934 年與 1937 年：各訂定了第一次五年計劃經濟與第二次五年計劃經濟。引自 [http://www.ebaumonthly.com/window/discovery/travel/turkey/turkey\\_history2.htm](http://www.ebaumonthly.com/window/discovery/travel/turkey/turkey_history2.htm)，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8 日。

由於位處歐亞交界，西起巴爾幹，東至高加索，全長 1000 英里，向北延伸至黑海，南部瀕臨地中海，在歐洲國土面積僅次於俄國，位居第二，其境內所蘊藏的天然資源豐富，而其人文宗教等文化也呈現多元。面對臨近國家及東歐十國已經加入歐盟，土耳其於 1963 年即要求加入歐盟，2005 年展開加入歐盟的談判，不過受制於與賽普勒斯間的紛爭，<sup>4</sup>加上部分歐盟成員國對接納一個穆斯林國家入會有疑慮，因此土耳其加入歐盟的事情，多年來始終沒有進展。

一直以來土耳其難以讓歐盟接納是因為雙方在歷史、政治文化和宗教觀念上存在著深刻差異；另一方面土耳其與歐盟在經濟、安全、政治等方面存在廣泛和重要的利益性認同，尤其以土耳其的戰略位置優勢，歐盟不願放棄土耳其。然而，歐盟認為土耳其的伊斯蘭教文化背景和歐洲的基督教文化傳統難以相容，土耳其的歐洲身份認同在宗教、文化層面上面臨難以突破的層面，因此雙方難以建立起歐盟接納土耳其所必須具備的身份認同，來解釋土耳其入盟所遭遇的這種困境。

加入歐盟是土耳其國家發展的策略選擇，土耳其對於歐洲身份認同所做的努力已經在其政策實踐中表現出來，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歐盟的認可。經過漫長等待，2013 年終於獲得歐盟同意重開談判之路。

本文將從土耳其共和國建立後，政治、經濟與外交政策發展作進一步探討。

---

<sup>4</sup> 賽普勒斯共和國法定上的主權，為賽普勒斯全島及其周圍海域，除一小部分地區因條約分配給英國作為軍事基地；而事實上卻分為南北兩部分，共和國有效統治的區域為該島 63% 的面積，北部的 37% 則為土耳其所佔領，其自稱為北賽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國，該政治實體目前僅有土耳其一國承認。賽普勒斯共和國（希臘區）於 2004 年 5 月 1 日正式成為歐洲聯盟會員國之一。賽普勒斯目前分裂為兩個政權：1. 南部的希臘族政權，即賽普勒斯共和國，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2. 北部的土耳其族政權，即北賽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國，僅得到土耳其和阿塞拜疆的納希切萬自治共和國的承認，目前由土耳其有效控制。賽普勒斯希臘族和土耳其族 2004 年 4 月 24 日就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關於塞島統一方案同時舉行全民公決。雖然土族支持安南的方案，但希族以絕對多數反對該方案，因而使安南的方案被否決。2004 年 5 月 1 日，賽普勒斯希臘族區單獨加入歐盟。

##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 一、研究方法

本文著重於資料的蒐集、整理，以及利用圖書館等資料的整合作一研究途徑。筆者雖無法親赴土耳其作實地探訪，退而求知於該國政府所釋出官方資料並且尋求當地的智庫、研究機構等許多本身鑽研於土耳其當前發展的專家學者著作，所取得的相關資料、文件，以歷史演進脈絡之因果關係分析，綜合歸納以求其結論，以利論文的進行。

#### (一) 土耳其內部所迫切需要面對的議題：

##### (1) 庫德族議題

庫德族議題一直以來即為土耳其歷代政府所關切的議題，使得庫德族長期以來遭受土耳其政府的壓迫。庫德族世代居住的地區，除伊拉克北部佔地最廣外，還包括土耳其的東南部、敘利亞的東北部與伊朗的西北部等極具戰略意義的邊境。因此，周邊國家皆不願意放棄這些地區。2003 年英美聯軍入侵伊拉克推翻海珊之後，聯軍便將北部原本為庫德族居住的地區，交給庫德族自治政府。而土耳其則體認到庫德族爭取獨立運動，主要涵蓋到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敘利亞等國，各國勢必出兵阻止分離運動，土耳其與庫德族之間的區域衝突將更為加劇。

##### (2) 政教分離<sup>5</sup>

---

<sup>5</sup> 梁麗萍，〈宗教的政治參與及其影響——以伊斯蘭教為例〉，〈新疆：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2010 年 10 月 15 日〉。政教分離，包含兩個基本原則，其一是建制宗教與國家統治權力的分離；其二是建制宗教與公共生活秩序的治權的分離。也就是說，國家政權(政府)與公共秩序領域並非同一個內涵。建制宗教與國家統治權力的分離是政治威權與宗教威權在結構上的分化，它準確的內涵是指建制宗教不受國家權力的支持，而建制宗教亦沒有義務為國家政權的正當性提供支持。建制宗教與公共生活秩序的治權的分離，其根源則在於現代社會的結構分化。社會的結構分化是現代社會演化的重要標誌，亦是現代性社會實在的基本結構，現代社會的演進與社會域的分化是同步的。引自 <http://www.mzb.com.cn/html/Home/report/386633-2.htm>，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8 日。

政教分離的議題從 60 年代開始就一直存在。為凱末爾主義重要的組成部分，軍隊則自命為凱末爾主義的守護者。土耳其軍隊曾多次以政府違反凱末爾主義為名，發動政變推翻政府。雖然軍隊後來均將政權交還給文人政府，但軍隊干涉傳統，被視為阻礙土耳其的民主發展。<sup>6</sup>

### (3) 經濟危機

政府認為失業率逐月降低，因此不需尋求解決之道。雖未對上層社會造成影響，但對勞工階級與中產階級始終造成影響。因此總理德米雷爾認為土耳其渡過經濟危機後，所引發的失業勞工與中產階級的怒火，咎其原因是由於經濟危機導致他們的失業。另外，自 80 年代後期以來通貨膨脹率長期居高不下，多年來皆達 60% 以上，高通膨成為政府面臨的最嚴重的經濟問題之一。2002 年通貨膨脹問題得到有效控制。土耳其為能源及礦產短缺的國家，石油和天然氣儲量十分有限，大部分依靠進口，因此土耳其對外貿易額持續成長，但長期以來，導致開始出現外貿逆差，90 年代以來，土耳其對外貿易保持著較快的成長速度，但進口的成長大於出口的成長，以致外貿連年逆差，國際收支狀況不斷惡化。<sup>7</sup>

## (二) 與歐盟會員國的外交關係

### (1) 賽普勒斯

賽普勒斯 (Republic of Cyprus) 於 1974 年 7 月 20 日分裂，北部的三分之一領土則為土耳其所佔領，北部土耳其賽普勒斯人於 1983 年 11 月宣布成立北賽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國 (Turkish Republic of Northern Cyprus)，該國目

---

<sup>6</sup> 〈新聞智庫：土耳其政教分離的原則〉，2013 年 6 月 4 日。引自 <http://news.now.com/home/international/player?newsId=69731>，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8 日。

<sup>7</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伊斯坦堡總領事館經濟商務室，〈土耳其經貿概況〉，引自 <http://istanbul.mofcom.gov.cn/aarticle/ddgk/zwjingji/200304/20030400083607.html>，2014 年 1 月 8 日。

前僅有土耳其一國承認。賽普勒斯共和國（希臘區）（Republic of Cyprus）於 2004 年 5 月 1 日正式成為歐洲聯盟會員國之一。1974 年土耳其的侵略造成綠線（Green Line）兩邊出現難民潮，而 1983 年成立了北賽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國後，主要的核心議題主要為賽普勒斯的分裂。<sup>8</sup>

針對島的統一，土耳其與北賽普勒斯土耳其支持安南計畫<sup>9</sup>讓北半與南半的領土重新統一，要通過這計畫順利改制，需要南北兩邊同時但分別舉行的公投都同意此提議才能成立。而實際上的投票結果是，北賽的居民大致上接受安南計畫的方式，以 64.9% 的比例通過提案，但相反的南賽的希臘族群卻強烈反對這提案，投下了高達 75.83% 的反對票，安南計畫終告失敗。2004 年 5 月 1 日，賽普勒斯共和國希臘區單獨加入歐盟。

1983 年自行宣佈獨立的北賽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國，其政權直到該國政治經濟順遂之後才被土耳其所承認。由於賽普勒斯共和國不被土耳其承認，因而導致關稅同盟內部複雜的稅制問題。2005 年因為關稅協議，歐盟以土耳其加入為前提，要求土耳其開放港口給予賽普勒斯航空與船隻通行，當時土耳其並未答應。隔年，2006 年土耳其公布了一項對賽普勒斯的新政策，未來希裔賽普勒斯的船隻與飛機均可停靠土耳其的海空港，以換取希裔賽普勒斯解除對土裔賽普勒斯直接貿易的禁令。2013 年 2 月，土耳其駐歐盟公使 Egemen Bagis 談及賽普勒斯共和國，如果真想要被保護以及和平，那麼就撤除 Ercan Airport 對歐盟會員國的禁令，如此一來，土耳其也將會撤除對北塞的禁令。

土耳其拒絕實踐土耳其與歐盟之間的貿易協定，也就是土耳其政府准許

---

<sup>8</sup> 中文百科在線，〈賽普勒斯共和國〉，2010。引自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52152>，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8 日。

<sup>9</sup> 賽普勒斯希臘族和土耳其族 2004 年 4 月 24 日就聯合國秘書長安南關於塞島統一方案同時舉行全民公決。雖然土族支持安南的方案，但希族以絕對多數反對該方案，因而使安南的方案被否決。

希臘裔賽普勒斯使用其領空與航行權，但因為土耳其的拒絕也使得入歐盟談判凍結。

## (2) 希臘

土耳其的會員資格在希臘依舊引起爭議，民意顯示只有 25% 的希臘人相信土耳其能加入歐盟。2006 年，前希臘總理 Kostas Karamanlis 認為土耳其的會員國資格建立在完全地遵守與同意所簽訂的條款協議情況下。2005 年歐盟執委會稱土耳其與希臘之間的關係為持續的樂觀發展中，另一方面，對土耳其來說，領海界限的爭論可視為土耳其進展過程中的主要阻礙。

## 二、研究架構

土耳其自 1919 年凱末爾將軍領導土耳其民族主義運動，進行了一連串的改革進而促進土耳其的現代化。自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起，土耳其開始推行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大力發展私營經濟，實行國營企業私有化，實現了由傳統國家計劃經濟向自由市場經濟的轉變，私人資本不斷擴大，金融實現完全自由化。土耳其在實現經濟快速成長的同時，也出現了高通貨膨脹率、高財政赤字、高失業率以及社會收入分配嚴重不均等問題。1999 年和 2001 年，土耳其國內兩度爆發嚴重經濟危機，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分批向土提供了 120 億美元的緊急貸款，並幫助土耳其制定了為期三年的經濟復興規劃，土耳其金融市場逐步回穩。「土耳其模式」<sup>10</sup>的持續性也遭到了質疑。

2008 年，土耳其政府先後擬定了四期刺激經濟計劃，以減稅和提供補貼等方式，扶持製造業等主要產業，推動本國消費，穩定就業形勢。然而，近兩年

---

<sup>10</sup> 土耳其模式是長期歷史發展基礎上形成的，包含政治上民主制度與伊斯蘭教成功的嫁接，經濟多元化和積極融入區域及世界經濟，同時致力於平衡外交，適時追求具有全球抱負的區域領袖政治理想等三方面的主要內涵。政、教分離的世俗主義傳統，與西方長期的制度性聯繫，以及堅持政治、經濟、社會改革是土耳其模式的三根支柱。土耳其模式尚未完善，機遇和風險同在。土耳其模式的走向不但對土耳其、中東北非有重要意義，而且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引自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qqgc/article\\_2013072588342.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qqgc/article_2013072588342.html)，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8 日。

來，土耳其經濟又開始面臨危機，2011 年土耳其經濟全年成長超過 8%，是當年世界上經濟成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但從 2012 年初開始，因為周邊局勢不穩定、以及歐債危機外溢效應等因素影響，經濟成長驟降創近年新低。2013 年初以來，土耳其政府為刺激經濟成長連續動用降息等手段，試圖通過採取寬鬆貨幣政策刺激出口，提振經濟。此外，由於全球經濟成長乏力、地區局勢不穩定等影響土經濟發展的外部不利因素都難以在短期內得到改善，因此土耳其經濟在今後較長一段時間裏，仍面臨巨大挑戰。

本文共分為五章，其基本架構如下：

第一章為序論，說明研究動機、目的、研究方法、範圍與限制，研究架構及國內外相關重要著作或文獻的回顧。

第二章則從土耳其建國以後，探討土耳其政治發展、宗教與種族衝突，及影響阿拉伯世界極深的阿拉伯之春。

第三章則探討二戰前後、冷戰前後與近代土耳其的經濟發展。土耳其經濟上世紀 90 年代曾經出現了被稱為「失去的十年」的停滯甚至倒退原因及後來的經濟提振政策。

第四章剖析土耳其以西化政策為主軸，說明土耳其外交政策，土耳其自凱末爾以來的「西化」與「世俗」路線，讓土耳其仍舊以「前進歐洲」為最優先，多年以來以加入歐盟為目標持續努力。其中更以土耳其與賽普勒斯、希臘兩國的關係最受世人重視，不僅牽涉到種族議題，更有其戰略地理位置的考量。本章將以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與國際關係為主軸，分述探討。

第五章為結論，綜合以上各章土耳其政治、經濟發展所制訂的政策及施行成效，與進行中所可能面對的困境，試擬出未來土耳其仍在發展中的政治與外交期望。

###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一、研究範圍

本論文「土耳其的政治、經濟、外交危機」，所探討的部分為土耳其政治、經濟在轉型發展過程期間，針對適應土耳其自凱末爾所推行的西化政策以來，土耳其所做的一連串改革、政策制訂、政策實行、及實行成效分析與探討。戰後土耳其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為了實現「大歐洲」的目標，歐盟與土耳其必須能夠達成共識是雙方相互需要的結果。雖然從表面上看，土耳其入盟受益多多，但歐盟在安全、司法合作和經濟能源戰略等方面也需要土耳其的合作。正是由於從戰略上考慮，才使雙方達成啟動入盟談判的共識。在歐盟啟動與土耳其的入盟談判進程後，土耳其必須要滿足歐盟設定的政治、經濟和司法等入盟標準，<sup>11</sup>對土耳其來說並不容易，許多艱難的改革將使土耳其不斷面臨重大的挑戰。

此外，本論文主要是探討土耳其的政治及經濟改革的過程。1920年獨立至今歷經凱末爾西化與種種改革、後來的政府輪替、人民對於政府的信任與支持都是土耳其發展的重要一環。而與土耳其有著密不可分關係的希臘與賽普勒斯更是土耳其在外交發展上重要的一個環節，因此在研究的過程中，自然會將這三個國家相比較。然而，土耳其在經過幾番波折，所呈現出來的成果當然也不會令人失望。

---

<sup>11</sup> 所謂的「標準」係指：(1) 敦促土耳其勵行各項改革，達到歐盟所有會員國在 1993 年簽署的哥本哈根人權標準。哥本哈根人權標準包括保障政治民主、遵守法制、尊重少數民族權益。(2) 土耳其需在合理時間內，與希臘在國際法庭解決雙方之間的愛琴海疆域爭議問題，歐盟將在 2004 年底之前檢討該項情勢發展。(3) 土耳其當局必須有所行動來協助賽普勒斯的統一；若是在 2004 年之前不能透過土耳其與希臘雙邊談判來解決，就得尊重聯合國法庭所做的決定。引自 <http://stats.oecd.org/glossary/detail.asp?ID=3048>，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8 日。



## 二、研究限制

關於資料蒐集各方面，目前國內研究土耳其之學者較少，因此對於土耳其政治、經濟上的探討、分析等資料不易尋找，所得到的資料時間較為久遠，或侷限於土耳其片面資料或侷限於與某國外交關係的研究。藉由國外的資料蒐集更顯重要。藉由土耳其官方網站尋求當地智庫、研究機構的詢問與協助以取得針對土耳其內部、外交的研究資料、所需資料及文獻藉以補足文獻上所欠缺的最新更新資料。因為涉及內政、外交，因此難以一一去檢視土耳其，也因為土耳其豐富的歷史與其宗教的特殊性，無法單就一個外交事件關係或者是內政問題、族群、社會、文化、宗教、經濟面向去解釋。

除此之外，土耳其加入歐盟歷程近 50 餘年，無論是歐盟本身、土耳其本身甚或是歐盟其他國家對於土耳其的加入都頗有微詞，短期間無法順利加入歐盟，因此土耳其加入歐盟目前看來，仍舊為一未知數。因此其研究限制所至，必須依依去呈現才能涵蓋土耳其所有面貌，但卻又陷入範圍過大之疑慮，所以這就是最大的研究限制。

## 第貳章 土耳其的內政發展

### 第一節 土耳其的政治發展概況

鄂圖曼帝國和現代土耳其共和國很不幸的剛好在歐洲帝國主義最猖獗的時代，開啓了現代化的改革。18、19 世紀時，所有的歐洲帝國都在掠奪土地。而土耳其得以保持其獨立地位則屬幸運。凱末爾在改革中推行了一系列利於民眾的政策，得到民眾擁護，這是改革得以推行的堅實基礎。在多年戰亂之後，土耳其國內民生維艱，提高民眾生活質量成為凱末爾關注的重點。

凱末爾的改革，目的在於以土耳其的現代化過程，賦予國家新的尊嚴及平等。在超過三個世紀的盛世之後，鄂圖曼帝國從 17 世紀到 20 世紀初為衰敗期：因為在蘇丹統治下的社會與經濟制度落後，因此鄂圖曼帝國已經不合現代體制。興起凱末爾決心帶領國家勇敢地走出一個新的未來。

正因為土耳其是慢慢一點一點失去它的多數領地，因此鄂圖曼帝國成為眾所週知的「歐洲病夫」。可悲的是，這也的確符合土耳其的狀況。相較於英國，法國與俄國，鄂圖曼帝國在軍事技術上的確比較弱。在沒有歐洲教育、歐洲工業或強大的歐洲武力支援下，鄂圖曼帝國完全處於不利的情勢。被迫必須捍衛自己國土打了幾場根本打不贏的戰爭。正當試圖改革之際，國家稅收本應用於現代化改革方案上，卻反而用於無用的防禦上。俄軍將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從帝國中分裂出來，英國取得賽普勒斯和埃及，奧地利則取得波士尼亞。最後英國與法國則分割了鄂圖曼帝國阿拉伯的領土。因此造成數百萬土耳其裔與穆斯林教徒從被掠奪的領土出走至仍屬於鄂圖曼帝國領土上。<sup>1</sup>

---

<sup>1</sup> 陸以正，〈土耳其政治危機 美歐介入仍然無解〉，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May 11, 2007。引自 <http://www.npf.org.tw/post/1/2235>，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8 日。

在他的現代化的里程中，世俗化政府與教育系統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為了使宗教信仰成為民眾內心道德的規範，於是在土耳其建立了一個真世俗的系統，在這樣的系統下，龐大的穆斯林信徒與少數基督徒和猶太教徒可以自由的實踐他們的信仰。由於凱末爾的改革，定下「政治世俗化」(a secular state)的基本國策，嚴格執行政教分離；<sup>2</sup>因此，土耳其不同於其他伊斯蘭國家，有著完全世俗化的機制。

現代土耳其領導皆致力於爭取自由與平等。當凱末爾高呼「共和國」時，他宣布了「新的土耳其是屬於人民，並且由人民統治的國家。」帶領土耳其立志爭取自由和平等。當凱末爾建立共和國時，他宣佈「新土耳其國家是人民所共有，並為人民所共治。」在建立了平等主義<sup>3</sup>(egalitarian)系統之後，他觀察到：「我們是一個沒有階級與特權的國家。」他也特別強調在鄂圖曼帝國時代一直以來被忽略的農民的崇高重要性：「農民是土耳其真正的擁有者和主人，因為他們才是真正的生產者。」<sup>4</sup>

從國家建立至今，一方面現代文明和歐洲的民族主義思想加快了土耳其民族認同和現代化進程，另一方面伊斯蘭文明又在佔人口絕大多數的群眾中發揮著影響。長期以來土耳其就是一個複雜的對立統一體，保持著它「世俗的國家，信教的民族」的平衡特徵。

---

<sup>2</sup> 同註 1。

<sup>3</sup> 平等主義是一些不關於政治上的哲學而發展出來的思想。這包括支持兩性平等的人在回應女權主義的缺點而產生的分支，和支持種族平等的人一樣，是為了回應有差別對待成分的防止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的積極行動。平等主義是基於所有生命要求在社會上的平等政治主張，以及所有生命應平等地得到社會的保障。社會的保障包括法律權利、政治權利、公民權利，以至動物權利等等。平等主義核心的思想是平等，諸如必須不分物種、種族、階級、性別、信仰、性傾向之類。所以政府的政策不應因生命的物種、種族、階級、性別、信仰、性傾向等不同而偏袒傾向任何一方。引自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B9%B3%E7%AD%89%E4%B8%BB%E7%BE%A9>，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8 日。

<sup>4</sup> 在鄂圖曼帝國時期，農民被教會征收的什一稅和兵役所困。凱末爾當政之後，大力打擊宗教勢力，廢除什一稅，縮減了農民的兵役時間。同時凱末爾控制農產品進出口價格，確保提高農民收入，得到農民的廣泛歡迎和支持。

在世俗化和現代化的主流發展方向指引下，土耳其取得了良好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業績而發展成為中上等開發中國家。但從世紀之交開始，土耳其在洶湧澎湃的全球化浪潮目前遭遇了發展瓶頸。為了打擊保守力量，推行改革措施，避免國家分裂，凱末爾在世的時候實行的是「一個政黨、一個民族、一個領袖」的威權政治。從表面上看，是淺層次的政治運轉機制不暢、經濟規則不完善等原因，從深層分析看，是土耳其國家底蘊中的民族傳統與宗教價值觀在全球化浪潮面前表現出不適應性。傳統的穆斯林思想能否適應西方衍生出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潮流，已明顯是個巨大挑戰。<sup>5</sup>

當初，國父凱末爾奠定了世俗化基石和現代化方向，以積極心態應對世界發展潮流，軍方也努力維護凱末爾思想，國家發展大勢不會輕易被撼動，但從現實和長遠看，穆斯林宗教思想的回歸和極端民族主義價值觀帶來的角力和影響不可忽視。

儘管有著種種阻力，但凱末爾在各個領域成功地推行了改革，使土耳其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凱末爾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凱末爾牢牢地把握住軍權，這是他改革得以推行的有力後盾。凱末爾曾經給阿富汗國王阿馬努拉以忠告，在建立起一支可以信賴的軍隊之前，不要推行任何招致社會不滿的激烈改革。正是凱末爾一手創建的軍隊的強力支持，使得凱末爾渡過了一次次難關。<sup>6</sup>

1923年10月29日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國，凱末爾當選為首任總統。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土耳其保持「中立」避免戰禍殃及本國。1945年2月才參加同盟國一方，對德宣戰。戰後，土耳其開始實行多黨制。

---

<sup>5</sup> 齊雲鴻，〈土耳其宗教政治回潮-民族問題〉，北京中評社，2009年7月24日。

<sup>6</sup> 作者：袁燦興，責編：王旭送。〈凱末爾與土耳其的現代化之路〉，《文史天地》，（新疆：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第2期，2013年）。引自 [http://big5.xjass.com/l/content/2013-05/30/content\\_284192.htm](http://big5.xjass.com/l/content/2013-05/30/content_284192.htm)，最後查詢日2014年1月8日。

土耳其政治是以議會制代議民主制的共和制為框架，土耳其總理是政府的領導人，奉行多黨制。行政權由政府行使，立法權則屬於政府及土耳其大國民議會，司法則獨立於行政及立法。現行的憲法在 1982 年 11 月 7 日起實施，憲法奉行世俗主義。2010 年土耳其修憲公投通過了新的憲法，限制了軍隊的權力。土耳其的政治體制以分權為原則。<sup>7</sup>

1950 年 5 月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勝，取代共和人民黨執政。民主黨執政期間（1950~1960），在發展經濟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但對內實行獨裁統治，鎮壓和平、民主、進步運動，對外追隨美國，引起人民的極端不滿。1961 年恢復政黨活動，制定新憲法，進行新的議會選舉，古爾塞勒當選總統。同年 11 月組成以伊諾努為總理的共和人民黨和正義黨聯合內閣。從 1963 年起，土耳其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此後 10 多年間，經濟發展速度加快，國民經濟年均成長率超過 6%，工業年成長率在 10% 以上。土耳其已成為農業、工業資本主義國家。<sup>8</sup>

1980 年 9 月 12 日，軍人集團再次接管政府，實行以埃夫倫將軍為首的軍人統治。土耳其自 1980 年軍事政變以來，政局一向不穩。2002 年國會大選，正義及發展黨脫穎而出，一黨獨大得以單獨執掌政權，而結束自 1991 年以來之聯合內閣，政局趨於穩定。<sup>9</sup>2011 年 6 月 12 日土國會重新大選，正義及發展黨續為國會第一大黨。政體為內閣制，內閣總理由國會多數黨領袖出任，現政府由正義發展黨一黨執政。國會為一院制；國會議員由人民直選，任期 4 年。目

---

<sup>7</sup> 〈維基百科-土耳其〉。引自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C%9F%E8%80%B3%E5%85%B6#.E6.94.BF.E6.B2.BB>，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8 日。

<sup>8</sup> 〈寰宇風情-土耳其歷史〉。引自

[http://www.ebaumonthly.com/window/discovery/travel/turkey/turkey\\_hist.htm](http://www.ebaumonthly.com/window/discovery/travel/turkey/turkey_hist.htm)，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8 日。

<sup>9</sup> 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引自

<http://www.mofa.gov.tw/Official/Regions/CountryInfo/5f6cba60-fbcf-402a-9753-d821a608410d>，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8 日。

前國會中各政黨分配席次如下：正義及發展黨(AKP)326 席位、共和人民黨(CHP)134 席、民族行動黨(MHP)52 席、和平民主黨(BDP)229 席、無黨派人士 7 席。<sup>10</sup>

土耳其為北約會員國，與西方國家關係密切，但在蘇聯解體後，土耳其在中亞及高加索五個突厥語系國家中之影響力遽增。土耳其與希臘、亞美尼亞分別因賽普勒斯族裔糾紛及第一次大戰時之種族屠殺問題而關係不佳。因此土耳其對外政策一向為共和國的重點，而推動加入歐盟則為土耳其目前外交工作之優先項目。<sup>11</sup>

## 第二節 土耳其的政治衝突

### 一、政教衝突

土耳其的現代化經歷了 80 年的改革，迄今被東西方視為穆斯林世界的一個自由和民主典型國家，而與全民信仰的宗教精神保持一致。

過去曾遊走極權邊緣的土耳其思想體系不但影響日益增大，實際上更改造了土耳其政黨的競爭性。政策權力和增強的極權的選舉制度基礎倚賴於有潛在分裂性社會的國家內。世俗主義者與伊斯蘭選舉團隊之間的相對抗，一直以來皆為現代土耳其政治的中心議題之一。

伊斯蘭選舉團隊從興起到後來對土耳其選舉政治無可否認的有著極大影響力。世俗主義者與伊斯蘭選舉團隊之間的對抗討論的議題非常廣泛，涵蓋了大學伊斯蘭教男子纏頭巾的禁令到國家的宗教教育、從伊斯蘭教規在經濟上的影響到土耳其與中東國家外交政策的影響。

---

<sup>10</sup> 同註 9。

<sup>11</sup> 同註 9。

1924 年開始，土耳其正式成為一個世俗化國家，凱末爾洞察到宗教將為日後現代化的一個阻礙，並落實伊斯蘭教規的嚴格限制。到了 1940 年代晚期，獨裁主義者嚴格清真寺與政府權利分離，形成一黨專政。然而，世俗主義依然保留了菁英思想體系，1950 年代政治競爭的出現賦予了宗教公開的崇高性。民主黨（Democrat Party）跟後來多數政黨在國家政策上，例如選舉，都會求助於宗教意見。因此，當政府逐漸的對宗教有更深的容忍力時，於是增加了宗教節日的慶祝與清真寺的增建。另外，也有自發性宗教協會（tarikatlara）的出現。不過，在 1970 年之前，宗教並非政治議題之一。

1972 年國家救濟黨(National Salvation Party, MSP)<sup>12</sup>為土耳其第一個公開擁護讓伊斯蘭信條正式成為政治化議題。MSP 吸引了一批以保護伊斯蘭傳統價值為前提的追隨者，但卻讓土耳其在 1960 年代晚期開啟了經濟與社會改革崩潰的後果。實際上，宗教成為民眾發現不滿的一個管道。的確，在 1974 年凱末爾的世俗主義（Kemalist），共和人民黨（Cumhuriyet Halk Partisi, CHP）<sup>13</sup>邀請了當時為第三大黨的 MSP 加入聯合政府。CHP 在政治上的參與讓 MSP 與伊斯蘭運動更為廣泛也增加了政治上的合法性。隨後，MSP 在 1970 年代後期發起了一項伊斯蘭青年運動，讓左傾的社會主義者與右傾的世俗民族主義者持武裝在街頭鬥爭。在清真寺，許多協會自願合作著手宗教研究的編排、虔誠的禱告、慈善工程、

<sup>12</sup> 因為政治因素而遭到禁止。福利黨（Refah Partisi, RP）為後來取代 MSP 的政黨，但 1998 年，福利黨因為違反了土耳其憲法中的世俗主義，遭土耳其憲法法院宣告解散。土耳其福利黨上台執政時期，內政上主張伊斯蘭教教義，外交上開始嚮往伊朗靠近，從而引起美國的不安。與此同時，傳統親西方的土耳其三軍卻激烈反對福利黨的內政外交方向，土耳其參謀長公開在美國華府指責伊朗為恐怖主義國家，另一位軍方領袖在以色列受到國家元首級的歡迎，而以色列空軍則繼續利用土耳其的領空進行訓練。軍方最近更用強硬攤牌手段，迫使民選的福利黨政府修改內外政策，包括驅逐伊朗外交官。如此緊張國內政治空氣和美國『關懷』、『引導』之下，『東土耳其斯坦』問題更有可能成為各方『消除歧見，一致對外』的工具。引自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A6%8F%E5%88%A9%E9%BB%A8>，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8 日。

<sup>13</sup> 是土耳其歷史最悠久的政黨，現為最大反對黨。該黨在錫瓦斯會議時以「人民黨」的名義成立。土耳其獨立戰爭時期，人民黨呼籲人民聯合起來站在前線。1923 年 9 月 9 日，人民黨正式宣稱它是政治組織。1923 年 10 月 29 日，人民黨宣佈國家由無黨派民主過渡到共和體制。1924 年 11 月 10 日，人民黨重新命名為共和人民黨，使土耳其進入一黨執政時期。引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2%8C%E4%BA%BA%E6%B0%91%E9%BB%A8\\_\(%E5%9C%9F%E8%80%B3%E5%85%B6\)](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2%8C%E4%BA%BA%E6%B0%91%E9%BB%A8_(%E5%9C%9F%E8%80%B3%E5%85%B6))，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8 日。

社會服務和雜誌的出版等。即使是少數的什葉派<sup>14</sup>（Shia）伊斯蘭教徒也將分離的團體重新組織。

1980 年的政變只是短暫打斷了對宗教的崇敬。軍事政權逮捕了埃爾巴坎<sup>15</sup>（Necmettin Erbakan）和其他 MSP 領導人，並因涉嫌違反土耳其法律在政治上利用宗教而受審。但是，資深官員儘管力行世俗主義，卻想要利用宗教作為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思想意識相抗衡，如此一來便可以防止干擾 *tarikalar* 和其他自發性的宗教協會。此外，將軍更批准了 1982 年的憲法規章，強制全國各級學校的宗教教育。

軍事政權全神貫注於排除「共產主義」的威脅，數千人失去政府部門的工作、學校教職、公司企業的工作，只因他們被認為是實際上已經消失的「左派份子」。他們堅信許多的職缺，尤其以教職為例，是因為國家政府強烈抨擊左派造成政治真空，才使得伊斯蘭團體得以填補其空缺。同一時間，因為軍事政權與文官政治並未有效處理經濟與社會問題，因此也引發民眾的不滿。到了 1986 年，宗教團體及好戰活動日益增多，不得不採取堅持世俗主義理念，而這也正是凱末爾主義延續 60 年的基礎。

1987 年軍隊被說服所謂的「伊斯蘭教的原教旨主義」對凱末爾主義有著潛在性的嚴重的威脅。在 1987 年 1 月，總統 Evren 公開譴責伊斯蘭教的原教旨主義如同共產主義一樣危險。一開始，世俗主義的政治精英，除社會民主人民黨（Social Democratic Populist Party, SHP）之外，並未因為他的辯解而被說服。再者，總理也傾向支持總統伊斯蘭側翼政黨，一再強烈要求廢除限制宗教條款的法律條文。正確道路黨（True Path Party, DYP）認為對於宗教教義的遵守對發展是有

---

<sup>14</sup> 什葉派是伊斯蘭教的第二大教派，原意為追隨者，專指擁護阿拉的人，與遜尼派對立。全世界大約有 30% 至 35% 穆斯林屬於此教派。什葉派只承認可蘭經，不承認任何聖訓集。什葉派有不同於遜尼派的宗教學者等級制度，包括大阿亞圖拉、阿亞圖拉、霍賈特伊斯蘭三個等級。只有極少數的什葉派宗教學者（烏萊瑪）才能達到大阿亞圖拉的等級，比如伊朗前最高精神領袖霍梅尼。什葉派分布在個別國家非常集中，比如伊朗和伊拉克，占其人口之比例多達 96% 和 93%。

<sup>15</sup> 1996 年 6 月 28 日任土耳其總理，1997 年 6 月 30 日卸任。



益的，也重申實踐的自由。1995 年伊斯蘭政黨——繁榮黨在大選中獲勝，成為土耳其第一大黨，並與正確道路黨組成聯合政府，繁榮黨領導人埃爾巴坎出任總理。政府的宗教傾向刺激了國內伊斯蘭勢力的發展，甚至提出建立伊斯蘭國家的主張。1997 年在軍隊的干預下，埃爾巴坎不得不提出辭職。土耳其是中東國家中實行最徹底的政教分離政策的國家，在實行政教分離 70 多年後伊斯蘭政黨仍可以上台執政，足見伊斯蘭勢力在社會與民眾思想深處的影響之大、之深。

土耳其的宗教復甦具有外交政策暗示，因為 *tarikatlara* 地區傾向於與其他穆斯林國家的宗教團體相結合；例如沙烏地阿拉伯，是擴大財經支援使 *tarikatlara* 地區足以改變信仰並且提升他們的政治影響的一個重要來源。土耳其政治領導人也懼怕相鄰的伊朗的影響，1979 年的伊朗政府被伊斯蘭政府取代了世俗政權，而自 1987 年開始對伊朗代理政府譴責境內宗教暴力行為。土耳其的宗教狂熱份子為伊斯蘭教遜尼派<sup>16</sup>（Sunni）則對佔伊朗 90% 人口的穆斯林什葉派教徒抱持著懷疑與偏見的態度。而其中並未有足夠證據顯示土耳其遜尼派與伊朗之間有重要的連結。

## 二、種族衝突—庫德族議題

庫德族是一個古老的民族，約西元前兩千年就定居在庫德斯坦地區。庫德斯坦地區，也因庫德人定居而取名。庫德斯坦包括今天土耳其東南部、伊拉克北部、伊朗西部、敘利亞東北部、亞塞拜然與亞美尼亞南部地區。<sup>17</sup>

隨著歷史的變遷，庫德斯坦經過許多不同民族的統治。西元 7 世紀，阿拉伯人的伊斯蘭教勢力興起，庫德斯坦為阿拉伯伊斯蘭教帝國統治，因此從第 7 世紀

---

<sup>16</sup> 遜尼派，原意為遵循聖訓者，為伊斯蘭教中的最大派別，自稱「正統派」，與什葉派對立。全世界大約有 85 至 90% 穆斯林隸屬此派別。遜尼派以《古蘭經》為其立法的主要根據，但不同於什葉派的《四聖書》遜尼派以《六大聖訓集》為其立法的第二根據，並主張布哈里的「聖訓實錄」地位僅次於古蘭經。在教法學方面，最終確立阿布·哈里發、沙斐儀、馬立克、伊本·罕百勒所創立的四大教法學派的權威地位，並按其教法執法。引自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81%9C%E5%B0%BC%E6%B4%BE>，2014 年 1 月 8 日。

<sup>17</sup> Serdar Alyamac, 〈Turkey's Kurds and human rights reforms〉, Turkey: TURKS.us, May 9, 2003. 引自 <http://www.turks.us/article.php?story=20030509002048315>，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8 日。

起，庫德族即接受伊斯蘭教信仰，而散居俄羅斯與亞美尼亞的庫德人則有部分信仰東正教。歷史上，庫德族歷經過許多不同民族的統治，但庫德人始終固守自己的文化與傳統，並未受到同化，只有語言、文字及宗教派別因散居不同的地區而互有差異。

20 年來，土耳其從一開始的東南部擴大延伸到整個土耳其，陷入長期圍剿庫德族內戰中，最終以約 3 萬條生命作為代價。終於在漫長的血淚復原之路結束之際，土耳其終於想出可能解決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庫德族議題。然而，儘管有了解決之道，在這條漫長的血路上，卻依舊有著許多的阻礙。<sup>18</sup>

可想而知，要順利解決庫德族議題並不容易。東南部土耳其沾滿血腥的歷史起始於非法的庫德斯坦工人黨（Kurdistan Workers Party, PKK）<sup>19</sup>後來改名為庫德斯坦民主議會黨（Kurdistan Democracy Congress, KADEK）的攻擊-1984 年在 Siirt's Eruh 與 Hakkari's Semdilli 兩個地區，當時有許多婦女與孩童遭到好戰份子的屠殺。在攻擊日後，近 3 萬人喪生於這場戰爭，土耳其由東到西都付出了代價。

<sup>20</sup>

在 1999 年之後，當 PKK 領導人阿卜杜拉在肯亞被逮捕時，PKK 黨被解散，依照阿卜杜拉的要求，解除武裝並驅逐出土耳其。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PKK（KADEK）黨卻改變策略以外交與政治上的成就為優先。PKK 涉及一件重要的

---

<sup>18</sup> 同註 17。

<sup>19</sup> 在土耳其境內的庫德族人約一千二百萬人，約佔土耳其總人口（六千二百萬人）的六分之一。土耳其庫德族為了爭取權益，甚至獨立自治，乃於一九七四年由庫德族大學生組成安卡拉高等教育民主愛國協會，後來逐漸走向馬克斯主義路線，吸收庫德族中下階層人士參加，尤其是勞工階級，而演變成庫德工人黨（通稱 PKK）。該黨主張在以庫德人為主的土耳其東南地區謀求獨立建國。一九八四年庫德工人黨成立武裝游擊隊，以鄰近的伊拉克、敘利亞及伊朗邊境地區為據點，不時潛回土耳其東南地區進行分離主義活動，十四年來與土耳其政府軍的流血衝突，已造成約三萬多人喪生。而土耳其當局每年圍剿軍費達數十億美元，對土耳其經濟也是一大負擔。庫德游擊隊分子常在土耳其各大城市，進行炸彈爆炸、暗殺官員、軍警及綁架外國觀光客等恐怖活動，嚴重破壞土耳其的治安形象與觀光事業。此外，土耳其當局也因庫德族問題，在國際社會中遭受迫害人權的指控。引自 <http://kubra.pixnet.net/blog/post/18255507>，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8 日。

<sup>20</sup> 同註 17。

「外交活動」來證明黨的成就與合法地位，足以代表「土耳其裔庫德族」而不是只一個恐怖組織。如此一來，宣傳與外交成為土耳其未來的主要目標。<sup>21</sup>因此，土耳其意識到這重要性並且改變了「心理戰」<sup>22</sup> (psychological warfare) 的機制。

在這架構內，最重要的「人權改革」由前任聯合政府總理 Bulent Ecevit 開啟，在總理阿卜杜拉政府完成，以作為申請加入歐盟候選國資格的最重要成就。不過，這次改革包含了廣播與教育庫德族語言卻因為美國與伊拉克戰爭而中斷。土耳其擔心庫德族在美國默許下想在伊拉克北部建立庫德斯坦共和國，並可能鼓勵土耳其境內庫德族也起而要求進一步的權利。<sup>23</sup>

儘管這次制訂的改革確立了「庫德族認同」的文化基礎，但是相對於因為國家管理者面對庫德族議題的觀點與想法所產生出來的一道牆依舊無法徹底破除。隨著時間的流逝，似乎總有些阻礙陸續於伊拉克戰爭結束後發生。而土耳其所需做的只是阻止 PKK/PADEK 並落實改革；除此之外，支持土耳其庫德族黨 (Democratic Peoples' Party, DEHAP) 進入政治領域內以防止 PKK 做為土耳其庫德族的代表。

在阿卜杜拉遭逮捕之後，這地區情況也穩定了下來。但是這個地區和人民在緊急規章 (Emergency Rule Region, OHAL)<sup>24</sup> 管理下居住了 18 年卻依舊受苦；成千上萬的人被迫離開他們的村莊卻仍未能回來，然而，已經回來的人卻與村莊

---

<sup>21</sup> 同註 17。

<sup>22</sup> 凡運用宣傳及其他足以影響敵人心理的手段，使其意志與行為發生符合我方所期待之變化，以達成作戰目的者，便是心理戰 (Psychological Warfare)。

<sup>23</sup> 庫德工人黨，在土耳其東南部與土耳其政府軍進行長期游擊戰，造成土耳其陷入長期圍剿庫德族內戰之中，土耳其鄰國與列強也常藉庫德族勢力用來牽制土耳其，使土耳其在許多國際問題上讓步，波斯灣戰爭期間，土耳其讓美軍使用它的軍事基地攻擊伊拉克就是一例。波斯灣戰爭結束後，土耳其在美國默許下，大肆掃蕩境內庫德族，於是庫德族人便躲入伊拉克北部禁航區。引自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BA%93%E5%B0%94%E5%BE%B7%E5%B7%A5%E4%BA%BA%E5%85%9A>，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8 日。

<sup>24</sup> 1987 年土耳其國家緊急規章之下訂定處理日益擴大的土耳其與庫德之間的衝突。範圍由 1994 年的 8 省逐步縮小到鄰近省份，最終全部取消。緊急規章也在 2002 年 11 月 30 日終止。引自 <http://en.wikipedia.org/wiki/OHAL>，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16 日。

衛兵發生問題。所有居住在緊急規章管理下的人，依舊無法逃脫他們所受到的心理壓力。

另外，最重要的問題似乎是東南部地區的經濟嚴重癱瘓。令人遺憾的，這個地區被忽視的程度就像人權議題被忽視一樣。整個地區落後的經濟日復一日的繼續崩壞。此區的生計來源，例如農業與放牧業因為與 PKK 對抗時期被迫停止農牧業活動，因而經濟陷入衰退情況。

此外，不穩定的邊境貿易也被土耳其政府決定關閉與伊拉克的邊境而陷入岌岌可危的情況。往來於土耳其和伊拉克之間的數百輛卡車也因為邊境關閉而停止運作，也只能期望邊境大門重啟。然而，只要庫德族實體問題尚未解決，重開邊境的機會則遙遙無期。

然而，有個疑慮在人民心中逐漸升起，是否北伊拉克產油的庫德族有可能對有血緣關係的土耳其裔庫德族發動攻擊？當一方將土耳其裔庫德族的社會、教育標準與封建制度深植的伊拉克裔庫德族相比較時，可以看得出來除了鄉下地區，大多數土耳其裔庫德族人已經遠離這樣的制度。另一方面，數千土耳其裔庫德族人遷移到土耳其西部城市，或因為原來生活的地區經濟困頓而移居國外；甚至有些移居到北方產油國家伊拉克居住。由於土耳其裔庫德族與伊拉克庫德族兩者之間社會與教育的差異所造成的經濟狀況，似乎是將土耳其裔庫德族推向伊拉克的唯一因素。縱然這地區已經被忽視 20 年之久，不過，終究土耳其能透過對此地區的投資，而將情勢轉向對自己有利以防堵伊拉克的高度吸引力。

1984 年，土耳其與伊拉克簽署協定，允許兩國軍隊可深入對方領土十公里內地區圍剿庫德族游擊隊，1987 年土耳其政府宣布庫德族居住的十三個省進入

緊急狀態，實施軍管，在 Diyarbakir 設立指揮部，「庫工黨」則改變策略，以遊行示威、罷工及輿論攻擊，<sup>25</sup>配合武裝活動，使雙方衝突日益加劇。

1995 年，土耳其發動其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的軍事行動，深入伊境圍剿「PKK」，迨至 1998 年 11 月，以重兵向敘利亞施壓，要求交出「庫工黨」首領，遂有後續的發展至 Ocalan<sup>26</sup>被捕。土耳其並未對 Ocalan 處以極刑，主要考量仍是怕庫德族的持續動亂影響國際視聽和國內的安定，Ocalan 為保命或保存實力，也呼籲其子民放棄鬥爭與當局何平共處，再一次證明了庫德人的無奈。庫德族散居的五個國家<sup>27</sup>皆為伊斯蘭教國家，對抗伊斯蘭教政權顯然無法獲得伊斯蘭教世界支持。再者，庫德族問題都是「內政問題」，西方國家基於「不干涉內政」為由而坐視不管庫德人的訴求，因此當年 Ocalan 被捕及受審，除了希臘的聲援外，美國及國際人權組織未置一語，也可見庫德族問題的複雜，沒有一個國家或團體敢於觸碰。<sup>28</sup>

### 第三節 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之春 (Arab Spring)<sup>29</sup>是西方媒體所稱的阿拉伯世界的一次革命浪潮。自 2010 年 12 月份突尼西亞一些城鎮爆發動亂以來，阿拉伯世界一些國家民眾紛紛走上街頭，要求推翻本國的專制政體的行動，並樂觀地把「一個新中東即將誕

<sup>25</sup> 1992 年，土耳其曾派 10000 部隊越過伊境，與伊拉克部隊圍剿庫德族基地；「庫工黨」則自 1993 年至 1995 年間，在全歐洲十數個國家內攻擊土耳其使館，炸彈攻擊土國觀光區，綁架觀光客，幾乎拖垮了土國的經濟結構。

<sup>26</sup> Ocalan，族人暱稱「Apo」（意為：教父），1950 年出生於土國東南部小村莊 Omerliyi 貧寒農家，1978 年創建極左翼民族主義勞工黨（PKK），1984 年開始領導「庫工黨」尋求建立馬克斯主義的庫德族國家，Ocalan 理想中的庫德國，是民主人權的馬列社會主義國家，自稱不同於前蘇聯式的共產社會主義，被土耳其稱做「本世紀最血腥的恐怖份子」的 Ocalan，在庫德族人心目中代表所有庫德族人的希望。

<sup>27</sup> 伊拉克、土耳其、敘利亞、俄羅斯、伊朗。

<sup>28</sup> Dilip Hiro, 〈Old Gripe Brings Turkey Face to Face with Iraq〉, YaleGlobal, 22 October 2007.

引自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old-gripe-brings-turkey-face-face-iraq>, 2014 年 1 月 8 日。

<sup>29</sup> 〈阿拉伯之春 禍福難料〉。引自 <http://www.npf.org.tw/post/1/9627>，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8 日。

生」預見為這個運動的前景，認為這個「阿拉伯之春」屬於「諳熟網際網路、要求和世界其它大部分地區一樣享有基本民主權利的年輕一代」。<sup>30</sup>

阿拉伯之春，又稱「阿拉伯的覺醒」、「阿拉伯起義」，是指自 2010 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亞的阿拉伯國家和其它地區的一些國家發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經濟」等為主題的社會運動，這些運動多採取公開示威遊行和網路串連的方式，其影響之深、範圍之廣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關注，從 2011 年初開始至今尚未完全結束。

發生在突尼西亞的自焚事件是整個「阿拉伯之春」運動的導火線。2010 年 12 月 17 日，26 歲年輕人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經濟不景氣而無法找到工作，在家庭經濟負擔的重壓下，無奈做起小販，期間遭受警察和市政官員的粗暴對待，抗議自焚，不治身亡。這個事件激起了突尼西亞普通大眾的同情，也激起了突尼西亞人長期以來的對失業率高漲、物價上漲以及政府腐敗的潛藏的怒火，致使當地居民與突尼西亞國民衛隊發生衝突，隨後衝突蔓延到全國多處，形成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社會騷亂，並造成多人傷亡。<sup>31</sup>

這場運動以北非國家突尼西亞的班·阿里政權被民眾抗議推翻為肇始，形成一場規模空前的民眾反政府運動，如潮水般席捲整個阿拉伯世界，穩坐江山數十年之久的政治強人和獨裁者如骨牌般接二連三地倒下。革命運動浪潮隨後波及埃及、利比亞、葉門、敘利亞、巴林等國，阿爾及利亞、約旦、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茅利塔尼亞、阿曼、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蘇丹等其他阿拉伯國家乃

---

<sup>30</sup> 維基百科，〈阿拉伯之春〉。引自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8%BF%E6%8B%89%E4%BC%AF%E4%B9%8B%E6%98%A>  
，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8 日。

<sup>31</sup> 同註 30。

至部分非阿拉伯國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發生了一些抗議示威活動，但大都因政府的讓步或示威規模不大而逐漸平息。<sup>32</sup>

至 2012 年 6 月，此阿拉伯革命已經成功推翻了 4 個國家政權。2011 年 1 月 14 日晚，突尼西亞革命的局勢惡化導致突尼西亞前總統班·阿里流亡沙烏地阿拉伯。18 天後的埃及示威浪潮導致穆巴拉克在 2011 年 2 月 11 日宣佈正式下台，權力移交軍方，結束長達 30 年的統治。利比亞領袖格達費在 2011 年 8 月 23 日被推翻，當時全國過渡委員會奪取了他的阿齊齊亞兵營。10 月 20 日，當全國過渡委員會奪取蘇爾特時，格達費戰死於此。2012 年 2 月 27 日，葉門政治協議正式生效，總統薩利赫退位。

中東與近東所有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裡，未受茉莉花旋風影響的，只有土耳其一國。原因很簡單，土耳其自從 1923 年凱末爾將軍建國至今，始終遵循「政教分離」原則。信仰歸信仰，政治歸政治，互不干擾。<sup>33</sup>土耳其政局相對安定許多。因此避免了像中東和北非其它伊斯蘭教國家，年青人為推翻貪汙腐敗的獨裁政權，揭竿起義，造成兩年多來的紛擾不安。因為土耳其屹立不搖，在其餘伊斯蘭國家中間的地位又水漲船高，恢復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

<sup>32</sup> 同註 30。

<sup>33</sup> 陸以正，〈茉莉旋風-吹不進土耳其〉，國家政策研究基金，2011 年 10 月 4 日。引自 <http://www.npf.org.tw/post/1/9766>，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8 日。

## 第叁章 土耳其經濟發展

### 第一節 二戰前土耳其經濟發展

1920 年代，政府必須面臨兩項經濟政策困境的挑戰：(1) 重啓談判並協助巨額外債的償還；(2) 去除鄂圖曼帝國的餘毒。<sup>1</sup>如同在初期階段為了政治偏好所需的平衡元素，投降後准許外國徵稅權利、確定進口稅率等措施有效限制並針對對外貿易與財政重新設計管理。

土耳其的經濟復甦在戰後更為顯著。從 1923 年到 1926 年，農業生產回復到戰前的水準，產量提升 87%。1923 年到 1929 年，工業和服務業以每年超過 9% 的速度增加；可惜的是，工業與服務業在此時期的經濟市場佔有率依舊不高。到了 1930 年，由於世界經濟蕭條，導致土耳其農業輸出的國際市場也開始崩潰，所帶來的後果是國家收入急遽下降。1930 年代早期，土耳其政府出手干預遵循國家社會主義 (etatism)<sup>2</sup> 以促進經濟復甦。在最蕭條的時期，成長速度緩慢，但到了 1935 年至 1939 年間，以達到每年 6% 的成長率。<sup>3</sup>1940 年代經濟開始停滯，主要是因為二次大戰期間保持武裝中立，導致國家軍事經費增加，在當時土耳其對外貿易則幾乎完全縮減。

1929 年撤銷對外稅率與關稅限制。1920 年代開始修正令人失望的經濟表現，並填補因為世界經濟蕭條所帶來的損失，土耳其在 1930 年代初設計一套新

---

<sup>1</sup> Merih Celâsun, Dani Rodrik, 〈Turkis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Overview〉, (USA: Chicago Press, September 21-23, 1987), P.p. 617 – 629.

<sup>2</sup> 國家社會主義，起於十九世紀末葉的歐洲（1890 年代），而主要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於德國境內流行的政治思潮與運動，其概念乃融合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唯一的一次實現形式是由德國納粹黨推行的納粹主義。不過，納粹主義並不同於國家社會主義，因其在意識形態上有本質差異。引自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C%8B%E5%AE%B6%E7%A4%BE%E6%9C%83%E4%B8%BB%E7%BE%A9>，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8 日。

<sup>3</sup> 同註 1。



的經濟政策，並將重點移至以進口替代為主的工業化上。在土耳其政府的指導下，工業成功的獲得資金調動，並且在產量與架構上都獲得改善。1934-1938年時期，主要的投資計畫在第一次工業計畫架構下得以實現。

在 1930 年代中期，政府(官僚政治精英)闡述一個正式的思想意識，稱為國家社會主義。這個立場目的希望在蘇聯總體式規劃和西方市場經濟體系之間，尋求中間模式。國家社會主義扮演的角色主要將儲金和工業發展技術的改進過程帶入國營企業。遵循此種思想意識的政治制度最終在土耳其形成一個混合式經濟體系，在這樣的體系中，到了 1980 年代前對外貿易制度和金融制度始終存在著反市場的成見。<sup>4</sup>

原本預計在1938-1944年間施行的第二次工業計畫，因為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土耳其基於軍備防禦而暫時中斷。在戰爭期間，土耳其的政治能力幾乎耗損在幾近中立但偏向同盟國的支援上。因此，在1940年代初期，土耳其無法避免外部環境所造成驚人的經濟效應，且需面對嚴重的商品短缺、黑市與高度通貨膨脹的現象。

緊接著戰後，兩個重要因素得以內政與經濟的施行。首先，土耳其獲得馬歇爾計畫對歐洲的援助、與美國的雙邊援助計畫，部分原因也基於防禦上的考量。這些援外計畫的條件是必要的，將工業發展從經濟優先權轉移到以主要生產為重點。其次，隨著國內對於一黨專政不滿情緒的持續增加背景下，政府開始改變朝向多黨議會制度邁進。

由於一心致力於政治改革，一項五年計畫草案被迫終止，而工業化的目標也在1940年末被擱置一旁。接著，1946年外匯率做出重大的調整，政府政策開始支持農業擴大與自由私營企業。1923-1938年、1938-1948年、1948-1953年的年平均

---

<sup>4</sup> 同註 1。

國民生產總值（GNP）成長率預估分別為7.4%、1.2%、與7.9%。<sup>5</sup>

## 第二節 二戰後土耳其經濟發展

土耳其共和國在獨立戰爭十年後因帝國崩塌而於 1923 年建立共和國。雖然土耳其繼承了鄂圖曼帝國的歷史遺產，但其領導人則在政治重建階段隨即轉向西方手段與機制。新政府成立後的前 15 年凱末爾總統即以深度文化與社會改革為重點，最重要的一點則是政治生活中採用世俗主義原則。初期因為國家遭受戰爭破壞和長期漠視經濟，因此在重建過程中面臨極大的困難。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土耳其經濟大約以每年平均 5% 速度增長，人口則是以平均每年 10% 的速度成長；不過，成長的速度不盡規律，這反映出經濟倍增情況中斷，並且再次引發經濟與政治危機。這樣的成長也顯示出小幅改善的國民平均所得受到國家領導對經濟刺激的干涉。1980 年代初期開始，土耳其開始重新強調國家在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針對土耳其所採取的措施架構調整和自由市場改革都是使土耳其經濟在全球更具有競爭力。然而，有許多因素影響了土耳其經濟與世界經濟的整合使其速度緩慢進行，其原因包含了民粹壓力導致政策實施的延誤，例如國營企業經濟私有化、其他體制改革、持續攀升的通貨膨脹以及長久以來的政府赤字、對外貿易、債償問題與各種內政與外交問題。

土耳其共和國誕生之際，其工業基礎是最脆弱的，原因在於鄂圖曼帝國的工業因投降條件而破壞殆盡。此外，一次世界大戰和土耳其獨立戰爭（1919 年-1922 年）已經大肆破壞了土耳其的經濟造成混亂。鄂圖曼帝國的損失像是將安那托利亞<sup>6</sup>從傳統市場經濟排除。原因在於農業生產為大多數人口的收入來源，但當農

---

<sup>5</sup> 同註 1。

<sup>6</sup> 土耳其位於歐洲部分的領土是巴爾幹半島的東色雷斯，其他部分則屬小亞細亞（又稱安那托利亞）。安那托利亞半島形狀大致呈長方形，占土耳其總面積 97%。位於歐洲部分的東色雷斯所佔面積雖然少於 3%，卻容納了土耳其 10% 以上的人口，其中大部分居住在伊斯坦堡。東色雷斯與

民開始作戰時，就已經迅速地開除中斷其經濟來源。即便是土耳其主要農作物小麥，也已經無法滿足土耳其國內需求。另外，大屠殺和希臘裔、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的移出，都影響了都市的經濟生活，並且也導致技術人員與企業家的需求。

1950 年代，鑑於國內不滿聲音升高，土耳其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 DP）上台並執政了十年。<sup>7</sup>1950 年代，基於農業產量激增與主要出口之下，使土耳其經濟迅速擴張。但是，在 1954 年嚴重的收成不足發生之後，土耳其經濟進入外匯銀根窘迫的階段，並且在 1953-1958 年間降低了國民生產毛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的成長率約 4%。<sup>8</sup>1976 年至 1977 年間，因為短期的外國借貸與貿易延後欠款增加了依賴感，因此外債管理與內政逐漸變得更專業。國營企業赤字與農業資助導致通貨膨脹攀升，最後終於在 1958 年中必須藉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sup>9</sup>的穩定與降通膨計畫解救。

1950 年，土耳其在經歷近 10 年的經濟混亂後，在 1970 年代發生了最嚴重的危機。在一般情況下，工業導向時期快速擴張，出口急遽增加，導致的結果就是國際收支平衡出現危機。土耳其里拉的貶值、抑制對國外進口物品需求所採取的緊縮計畫都依照著 IMF 的指導方針而得以執行。<sup>10</sup>這些手段通常足以讓土耳其的國外債權人重新思考對土耳其的增貸的可能性。

但是隨著民主黨人執政時間的推移，他們開始變得名不副實，政策越來越專制。民主黨開始感到壓力，於是取締共和人民黨，沒收共和人民黨的財產，包括

---

小亞細亞被博斯普魯斯海峽、達達尼爾海峽和馬爾馬拉海分開。

<sup>7</sup> 1954 年 5 月 2 日，共和人民黨在勝者全得制下的國會大選再次不敵民主黨，只獲得 35.4% 的選票，得 31 席；民主黨得票率為 57.6%，得 505 席。此後，共和人民黨的得票率開始回升，在 1957 年 10 月 27 日的國會大選，共和人民黨的得票率是 41%，得 178 席；民主黨的得票率是 47.9%，得 424 席。引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2%8C%E4%BA%BA%E6%B0%91%E9%BB%A8\\_\(%E5%9C%9F%E8%80%B3%E5%85%B6\)](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2%8C%E4%BA%BA%E6%B0%91%E9%BB%A8_(%E5%9C%9F%E8%80%B3%E5%85%B6))，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8 日。

<sup>8</sup> 同註 1。

<sup>9</sup> 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於 1945 年 12 月 27 日成立，為世界兩大金融機構之一，職責是監察貨幣匯率和各國貿易情況、提供技術和資金協助，確保全球金融制度運作正常；其總部設在華盛頓。

<sup>10</sup> 同註 1。

凱末爾的在內。民主黨還打壓其他的政黨、封鎖傳媒、侵害民主制度。在民主黨統領下的獨裁政府都受到貪汙和因貨幣貶值和外債所導致的通脹問題困擾。在共和人民黨的一黨執政時代發展了鐵路系統，而民主黨卻支持使用公路及高速公路，使土耳其對石油的需求增加，造成嚴重的經濟問題。<sup>11</sup>1960年5月27日，在傳媒、大學教師及在野黨的支持下，軍隊成功推翻民主黨政府。但是軍隊的管制只持續了很短時間，導致了憲政的解放，為土耳其此後多年的發展定下了基調。<sup>12</sup>

儘管1960年和1971年因為經濟困境軍事短暫介入，但在每次介入後，土耳其政客為推動政府預算，而每每引發經濟過熱。<sup>13</sup>缺乏重要的改革架構情況下，土耳其長期往來帳戶赤字因為常以借貸供給資金，因此導致這20年間，於1980年時國家外債達到約162億美元，或多於年國內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當年債務支付的利息相當於33%的出口物資與服務。<sup>14</sup>

以1963年～1973年經濟觀的計畫來看，從政策發展的觀點來看，1961年憲法值得注意的是透過五年計畫和年度計畫的正規整體經濟需求，並且由新近成立的國家計畫組織（State Planning Organization, SPO）託管。在官方認知上，此項計畫主要強調政府帳目的鞏固管理、平衡總體經濟規劃、部門標準一致性、以及改善工程選擇的方式。而提供給國營企業的必要指南，則為計畫必須傾向私營，並持

---

<sup>11</sup> 同註1。

<sup>12</sup> 1960年5月27日，在傳媒、大學講師及在野黨的支持下，軍隊成功推翻民主黨政府。高級軍官組成了國家眾合委員會，以取締民主黨及對民主黨首領作出懲處。引自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5%B1%E5%92%8C%E4%BA%BA%E6%B0%91%E9%BB%A8\\_\(%E5%9C%9F%E8%80%B3%E5%85%B6\)](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5%B1%E5%92%8C%E4%BA%BA%E6%B0%91%E9%BB%A8_(%E5%9C%9F%E8%80%B3%E5%85%B6))，最後查詢日2014年1月8日。

<sup>13</sup> 當經歷了長時期的良好的經濟增長及經濟活動後，消費者增加的財富所帶來的高通貨膨脹水平和過度的無效投資造成生產能力過剩，最終阻礙經濟的增長，並導致經濟衰退。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率通常是經濟發展過熱的第一個跡象。因此，各國政府和中央銀行通常會提高利率，以試圖降低金融開支和借貸。經濟過熱發生時，其生產能力無法跟上日益成長的總需求。這是普遍的特點是一個不可持續的高比率的經濟成長速度。經濟處於景氣時期往往是經濟過熱的特色。引自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B%8F%E6%B5%8E%E8%BF%87%E7%83%AD>，2014年1月8日。

<sup>14</sup> 同註1。

續修改融入具體獎勵方式。<sup>15</sup>計畫適合私營企業指示正倚賴連續修改的具體的獎勵的混合物。<sup>16</sup>

就由經濟觀點推廣計畫，政策發展的風格與效能自1962年開始大幅進步，對於非通貨膨脹資源的調動與工業化也顯示出極大的關注力。儘管農業產量成長滯緩，相較於1953-1963年的%4.8國民生產毛額來看，1963-1973年的國民生產毛額平均仍有6.7%。在第一和第二次的計畫(1963-1967年和1968-1972年)期間，政策發展重點在於國內儲蓄成果十分良好，最低儲蓄比率分別為32%與26%。國內儲蓄國營企業股票約佔45%~50%，這也反映出政府在重要的發展計畫中的多元角色。

然而，不斷的尋求發展計畫的型式，基本上並未改變貿易政策的限制與忽視出口的特性。年度輸入計畫(包含設備中的例如定額、許可證、進口配額、許可證、輸入保證金、與關稅)，作為連續五年計畫的重要檔案根據。相較於將數據用來檢視越具有競爭性的進口替代模式，這些數據多用來檢視限制輸入的可用外匯。

在不斷攀升的固定匯率制度下，外部平衡的負擔在1969年變得更加強烈。為了防止支付危機的出現，總理薩利曼·德米雷爾(Suleyman Demirel)<sup>17</sup>在1970年8月被說服採用IMF一項資助穩定計畫。此項計畫中自由化目標則在1971年3月部分軍事介入而中斷。有感於左派政治暴力的升高，軍隊首領在1971年透過年輕官員介入干涉，以避免一次完全取代的情況。他們提議的政策補救方案為採用1961年的憲法中的限制條款，並且恢復對國家立法社會經濟改革的信心。軍事政府對改革的建議並不適合，不過實際上卻造成了農業改革立法的通過。雖然並非全然的接管，但1971年軍事的介入卻在1971年後期造成了極度不穩定的政治結

---

<sup>15</sup> 同註 1。

<sup>16</sup> 同註 1。

<sup>17</sup> 薩利曼·德米雷爾(Suleyman Demirel)，土耳其總理 1979 年-1980 年。

構。<sup>18</sup>

1970年代初期，良好的世界經濟環境與貿易繁榮的背景下，有助於1970年的貶值逐漸消退，而國民生產毛額也在1970-1973年逐漸提高。在這期間，最值得注意的發展就是在1960年代移民國外的土耳其勞工經由國外匯款回國內的情形遽增。由於前所未有的外匯存底，1973-1977年的第三次計畫目標為實行資金密集的進口替代工業化。當時這項計畫的發展過程為土耳其政府的一大努力，並且更擴大了政府機構與歐洲經濟共同體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 整合的效能。

值得一提的是，1965年時，經濟發展基金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oundation, IKV) 為了增進歐盟與土耳其之間的關係，成立了許多機構做為土耳其與歐洲世界的橋樑，援助土耳其經濟發展：

1. 經濟發展基金自1965年開始進行一連串的行動，目的使土耳其企業為歐盟所熟悉，並進一步拉近歐盟與土耳其之間的關係。由伊斯坦堡商會與伊斯坦堡工會所成立的基金會為一非營利目的、非政府間組織，並熟悉歐洲事務領域的機構。此機構特別針對土耳其加入歐盟的努力而做許多專業性的研究。IKV有各種部門與各類組織所支持，基金會的創辦者與理事在土耳其商會與證券交易所所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IKV藉由許多的研究與出版品嚴格的觀察歐盟的發展。另外，基金會的目的也希望藉由更多領域地觀察者，特別是商業界經由研討會、會議、小組會議和教育計劃增進歐盟與歐盟-土耳其之間的關係。基金會更與土耳其各城市中地民間社會組織、公共機構、商會與證券交易所合作並發起活動。<sup>19</sup>

---

<sup>18</sup> 同註1。

<sup>19</sup> Economic Development Foundation, 〈Turke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2011.引自 Foundation <http://blog.tcp.gov.tr/index.php/2011/01/economic-development-foundation-ikv/>。最後查詢日2014年1月8日。

2. IKV 目的在於將歐盟的發展公開，保持歐盟會員國公共輿論議題的進程，並且藉由每週電子公報、基金會月刊、各式報告、每月出刊的小冊子等方式位工商界提供資訊。為了表示對正式加入的議程的支持，IKV 自加入歐盟的談判議程開始即延長活動的範疇，將與歐盟、關稅同盟、聯盟任期進行中的技術層面和影響公佈給民眾與商業界，盡量讓商業界參與談判的可能性。<sup>20</sup>

3. IKV 也帶領歐盟機構和歐盟會員國層級的行動。1984 年建立了布魯賽爾代理機構。IKV 持續致力於與歐盟更高層級的官員接觸，並成立研討會、協商會、與會議。為了發展土耳其與歐盟的關係，針對歐盟機構、歐盟成員國與人民執行了許多的計畫與行動，消弭資訊鴻溝、誤解、並傳達也提供對土耳其加入歐盟所做努力的支持。

4. 為了土耳其的現代化和發展，IKV 繼續支持土耳其加入歐盟已經長達 40 多年時間，在這期間也針對這個新興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各式問題提出解決方案。所發起的行動都是為了告知民眾並使公民社會與商業界得以參與土耳其與歐盟關係的議程。<sup>21</sup>

### 第三節 冷戰前與冷戰後經濟發展

1970 年代後，土耳其經濟或許遭逢自鄂圖曼帝國瓦解後的最重的危機。土耳其當局已經無法採取有效的措施來適應 1973 年-1974 年急遽增加的石油價格的影響，並利用來自外國的短期貸款做為資金運用而導致赤字。到了 1979 年，通貨膨脹已經到達三位數的標準，失業率已經提高到大約 15%，工業也只能有一半的生產力，政府甚至無力支付相等的外國貸款的利息。假如土耳其政府以進口替代方式以求發展，或許土耳其將能渡過此種無危機意識的情況。

---

<sup>20</sup> 同註 19。

<sup>21</sup> 同註 19。

到了在1973年後期，對總體經濟調整與外債的分析來看，土耳其體認到政府資助的企業與金融體系的混和經濟架構需求。土耳其在兩次大戰之間，因為國內體制在發展上的挑戰，導致國家社會主義的浮現。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太過強調自給自足的情況下，造成政府不僅僅在社會與服務業部分，也包含了採礦業與製造業等部分上，擁有並運作國營企業的機會。

儘管土耳其建立了一個暫時性的手段以利工業發展，然而國營企業在國家經濟上卻變得更加紮實與根深蒂固。1950年轉向為多黨政體之後，以創造就業機會、區域發展、以及外來資金的投入作為國營企業制度上軌道的手段。在1963年至1977年間，大型製造業（只超過員工人數10人以上）在國營企業的市場佔有率約45%左右。

因此這個時期土耳其同時採用三個主要的機制：（1）國營企業（2）限制性的貿易制度（3）金融壓抑（financial repression），作為混和經濟制度上的劃分。在1980年之前，國內政策上的討論主要以國營、私營企業為重點，而非土耳其經濟體系內價格的整合與計畫機制為重心。<sup>22</sup>

同樣地，從1963年到1977年，國營企業占大約佔製造業總固定投資額的45%，佔經濟總投資額的50%~55%。然而，到了1970年代後期，經濟結構開始出現變化，越來越多的私營企業開始投入工業行列。穩固的國營企業在成長過程中卻使金融體系變得吃緊。國營企業時常需要從社會福利機構的基金與中央銀行財政赤字來從事龐大的預算調度。在這樣的環境裡，金融制度出現了分裂的發展模式，需要財政資源來填補管理的缺口。<sup>23</sup>因為對利率嚴格的控管，基於公共行政與國營企業異常鉅額信貸慣例，使財政部主要透過貨幣制度的快速成長而迅速擴大。

---

<sup>22</sup> 同註 1。

<sup>23</sup> Sena Eken, 〈Susan Schadler, Turkey 2000-2010: A Decade of Transition, Discussions Among Experts〉, (Turkey: Istanbul, 2012), pp. 13-34.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鄂圖曼帝國瓦解後，土耳其經濟尚未充分發展：農業倚賴過時的技術和劣質的家畜、以及少數由外國控制的工廠生產像糖和麵粉等基本的產品。在1923年至1985年之間，土耳其經濟以6%的平均年利率增長。由於政府決策，使土耳其由落後的經濟發展成為一個複雜的經濟體制，並擴大農業、工業、以及國內、出口市場服務性產品的生產類別。<sup>24</sup>

#### 第四節 土耳其近代經濟發展

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自上個世紀以來即有多樣性，其中包含了西化、區域性與和平共處等，這些外交方針都受到土耳其政府經濟發展運動的影響。特別是正義發展黨(AKP)執政期間更為顯著。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強調平和的氛圍與和平互助行動，這與國際關係中的經濟自由理論一致，根據這理論，經濟發展情況的成果將引領至和平的外交政策，並限制了國家嚴厲的安全政策考量。因此，越多國家經歷過此歷程，則越能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全地發展。

土耳其經濟自發展以來，過程並非順遂。在新興市場經濟與開發中國家之間所產生的收益，通常伴隨著長期性的迅速發展、穩定成長與退卻狀態更迭。而經濟政策與制度的變化通常伴隨著政治更替而發生改變。因此土耳其在 2000 年至 2010 年的經濟也產生了如此的改變。<sup>25</sup>

2011 年 10 月的一場集合三地（伊斯坦堡、布魯塞爾、華盛頓）的會議，聚集了各地經濟政治學者，針對過去十年中土耳其的變化進行意見交流。或許各地學者各有不同的見解，其中共識與歧見則各自顯現。土耳其總體環境已經達到世紀之交極度不穩定的階段：通貨膨脹急速成長、儲蓄比例下降、因為財政赤字進而推展政府公債、住房利率與資金的流入無法支撐。這有可能破壞土耳其在 2001

---

<sup>24</sup> 同註 22。

<sup>25</sup> 同註 22。

年戰後經濟復甦。因此土耳其急需總體經濟政策與制度的再形成。參與的學者皆同意改變經濟政策，有助於在此十年期間穩固保障經濟成效。對財政控制方面到金融監督部門，針對通貨膨脹與中央銀行的獨立來看，其經濟政策架構的改變已經將土耳其推進新興市場國家中。<sup>26</sup>

最值得注意的總體經濟政策議題在於十年間所制定的貨幣政策、財政與金融架構是否能持續延展政策，並進而使經濟遠離過熱危機、過度依賴外資、以及國內債務危機等。然而穩定總體經濟對土耳其的經濟成長效力尚未足夠。主要與經濟體系中的選民及經濟機構之間關係的取決：投資的勞力與人力資本的多少、可投資的活動及對工作的報酬與阻礙、經濟活動的繁榮與文化及經濟態度之間的相互關係與作用等。

再者，對於組織與社會上的改變，包括醫療保健系統在內，在安那托利亞心臟地區，縱使小型企業帶來宏觀的成長，但對教育學術來說，依舊存在著極嚴重的障礙與阻礙公平發展。因為政策的聚焦，因此提供並滿足了創造性思維的需求，並且也提升了就業年齡人口的就業率。這種種目標所需要的是多方面的政策改革。另外，也取決於婦女經濟地位角色與態度的轉變，以及在更式微地區適時調整區域政策以達到更多的發展。

土耳其經濟與其他開放型經濟一樣，在此十年期間，因為全球化的影響，必須面對新的挑戰。土耳其成功的面對這些挑戰，必須歸功於對外貿易與外交支持的政策方針。改革的方向正確、與穩定的總體經濟條件、以及中間科技生產線的新生產力，都有助於重新提升出口成長。加入歐盟對於改革則有更深的力量—政治、社會、法律—對於經濟方面的成就都有很重要的貢獻。

土耳其經濟政策在此期間，其最大的成效在於總體經濟與金融政策的穩定，

---

<sup>26</sup> 同註 22。

另外在財政方面的平衡、國債、通貨膨脹與金融成效等，也都給人很深刻的印象。土耳其的總體經濟與金融財政政策也的確對經濟成長造成影響。

土耳其的財政政策調整，在此十年的前半段表現頗佳。國庫由於經費控制得宜，因此得以獲得極大順差的表現，並且成為總體金融政策的改革上最大的支援：政府公債獲得控制，因此政府在國際匯兌的風險也降低許多，而政府債券的風險保險費也隨著降低。後者則反映在長期低利率與信貸違約的延伸交易。這樣的表現對歐洲反對至高無上的欠債議題特別給人深刻的印象。<sup>27</sup>

綜觀土耳其近十年的財政金融改革依舊遵循著既定規則加強其架構上的鞏固。2007年，土耳其與IMF共同監控下的財政政策目標則更有效率。此項目標在政策與確實的控制下持續達成重要順差的目標。<sup>28</sup>

土耳其已經完成了一項有著歷史意義的改革。儘管外債表現截至2011年土耳其外債達3,065億美元，比2010年年底之2,900億美元增加165億美元；<sup>29</sup>2011年土耳其國民生產毛額產值7,723億美元，外債占國民生產毛額比例高達39.6%。但2010年起，土國經濟快速成長，全年成長率高達8.9%，<sup>30</sup>高居歐洲國家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國家之首，證明了她的經濟是經得起金融危機的。在過去10年中，也奠下了成功的工業基礎，國家預算與金融體系也已經鞏固，國家資產日益增加。雖然2011年歐債陰影籠罩，但土耳其經濟仍表現傑出，其中以營建、製造、零售業表現最佳，全年經濟成長率達8.5%，全球僅次於中國大陸。

---

<sup>27</sup> 同註 22。

<sup>28</sup> 同註 22。

<sup>29</sup> 政府外債增加主要來自IMF與世界銀行所獲貸款以及國際債券之發行。由於受到2008年及2009年之世界金融危機影響，經濟大幅滑落，土國正需向外舉債，以盡速促進經濟成長，短期內外債數額恐難減少。

<sup>30</sup> 全球台商服務網。引自 <http://twbusiness.nat.gov.tw/countryPage.do?id=10&country=TR>，最後查詢日2014年1月8日。

## 第肆章 土耳其的外交政策

土耳其自凱末爾將軍領導土耳其民族主義運動，內政方面進行了一連串的改革進而促進土耳其的現代化；外交方面則是一貫奉行親西方的政策，贊同推進西方民主化進程。注重經濟外交，並維護自身利益。位於歐亞交接處，戰略位置極為重要，因此更需重視與鄰國建立和保持友好關係，強調發展與世界和地區大國的關係。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爭端。外交重心在西方，在與美國保持傳統的戰略夥伴關係的同時加強與歐洲國家的關係。

土耳其外交政策重點之一是成為歐盟成員國。土耳其自 1963 年起就申請加入歐盟，在歷經了 33 年的努力後，才獲得「入盟候選國地位」。<sup>1</sup>土耳其和歐盟的入盟談判，於 2005 年 10 月重新展開談判過程，但 2006 年 12 月，因為土耳其拒絕對賽普勒斯開放港口和機場，歐盟以土耳其拒絕承認塞普勒斯共和國為由部分凍結了這次談判。土耳其和歐盟之間，除了賽普勒斯問題之外，在宗教、文化、經濟因素上，也存在很多困難。

### 第一節 土耳其的戰略位置

土耳其地跨亞、歐兩洲，北臨黑海，西鄰愛琴海，南接地中海，三面環海的半島國家。土耳其是有 97% 的國土是在安那多魯半島，有 3% 的領土在巴爾幹半島，也就是 3% 的領土是在歐洲，在伊斯坦堡有橫跨歐亞的兩座橋，所以土耳其素有橫跨歐亞的橋樑的美名，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以及兩海峽間的瑪律馬拉海，是溝通黑海和地中海的唯一水道，戰略位置十分重要。

---

<sup>1</sup> 1999 年 1 月 1 日，歐盟正式啟動歐元。5 月 1 日，《阿姆斯特丹條約》正式生效。12 月 11 日，歐姆赫爾辛基領袖會議通過了《千禧年宣言》，決定正式接受土耳其為入盟候選國。

長期以來，土耳其一直是中東地緣政治的大國。冷戰時期，土耳其出於自身安全考慮，於 1950 年加入北約，全面倒向西方，成為西方抵禦蘇聯擴張的「橋頭堡」，並因此贏得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土耳其、以色列關係正是與西方這種制度性聯繫的延伸。在冷戰時期，美國以之阻蘇聯出黑海，在現在，美國也想利用土耳其攻擊伊拉克等國家。1993 年蘇東巨變也給土耳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使其終於可以擺脫蘇聯擴張的陰影，充分利用其戰略資源而更積極地介入中東事務。<sup>2</sup>

透過對內推行民主改革，對外堅持有原則的外交政策，土耳其正在為區域和世界和平作出自己的貢獻。身為北約成員國，土耳其致力於成為歐盟正式成員國並與本國西南部鄰邦建立了良好關係，橫跨多邊的地緣政治位置堪稱所在區域的寶貴財富。

到了 2010 年底中東北非政局劇烈動蕩以來，土耳其的地緣政治地位再次突顯，這迫使美以必須重新評估這個傳統盟友的價值。作為西方的傳統盟友和中東地區的「民主示範」，土耳其在中東格局中顯得尤為重要。而對於土耳其來說，雖然土耳其極欲推銷「土耳其模式」至中東北非地區，擴大地區事務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但是，土耳其目前各方面實力還遠遠不濟，因此，只能透過外交政策一步步進行彌補，寄望於在東西方之間的平衡外交，謀求地緣政治利益的最大化。<sup>3</sup>

能源方面，土耳其境內能源有限，石油、天然氣等皆仰賴進口，而其地理位置又居輸油管線中點，因此土耳其與美國之間仍存有能源拉鋸戰。在美、伊戰爭期間，土耳其始終持反對意見，一來擔心美國暗地支持伊拉克北部庫德族建立獨立政權；二來庫德土地雖然深處內陸，但境內目前由巴格達當局控制的摩蘇勒與凱庫克油田，日產石油 200 萬桶，將來如由庫德人取回經營，經濟足以自給。土

---

<sup>2</sup> Daniel Wagner, Giorgio Cafiero, 〈Turkey's energy challenges〉, (Dubai: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and Gulf Military Analysis, January 4, 2013).

<sup>3</sup> 同前註。

土耳其 91% 的石油消費及 98% 的天然氣消費需要進口。<sup>4</sup>2011 年，51% 的石油需求來自伊朗，55% 的天然氣需求來自俄羅斯。伊拉克石油產量的恢復為土耳其成為連接亞洲兩地的能源中心提供了有利條件。但是，土耳其、伊拉克以及庫德地區的複雜關係已經使局勢不明朗。<sup>5</sup>

土耳其雖然國內能源儲量不夠，但是在過去 10 年裏，該國經濟依舊保持著高成長率。土耳其一直都希望發展多樣化的能源政策，同時也希望將首都安卡拉打造為主要的能源中心。當然，土耳其政府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依舊有限，有時甚至不得不做出艱難的外交決定，從短期來看，外交政策的變化將影響該國的長遠能源利益。

另外，以色列和塞普勒斯沿岸所探勘的 122 萬億立方英尺天然氣也將成為新的地域爭端，這將挑戰土耳其成為主要能源中心的決心，因為這會弱化土耳其在該地區能源事務中的影響力。土耳其的優勢就是，從塞普勒斯輸送天然氣到希臘，如果途經土耳其的爭議領土，造價將大為降低。由於經濟原因，最終希臘可能還是會選擇與土耳其合作，但中東地區的動亂將影響土耳其在該地區的能源和商業利益。

2001 年 2 月，土耳其爆發了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國民經濟下降 9.4%。當土耳其還陷於嚴重的經濟困境之中，土耳其約 70% 的能源需求依賴進口，因此國家的能源消耗和淨進口值一直迅速增加。假使土耳其在經濟與能源需求上回復快速發展的大道，那麼土耳其將必須在未來幾年內投下數十億美元的預算。因此土耳其在 2001 年批准了能源憲章條款（the Energy Charter Treaty），做為能源投資的國際性法律框架。此外，土耳其議會也通過一項能源自由化條款，目的在於終結政府在能源部的壟斷、並吸引外國資金對能源的投資。2003 年 12

---

<sup>4</sup> 同註 3。

<sup>5</sup> 同註 2。

月，議會通過立法使國家能源部自由化。2004 年 2 月，政府為與 IMF 建議一致對無鉛汽油、柴油和天然氣上課稅作為提昇預算收入的來源。

2005 年 4 月，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發布的土耳其報告書中，土耳其所採取的措施以實踐能源市場改革已經有很明顯的成效。希望能繼續保持。IEA 報告跟上一次 2004 年 10 月歐洲議會評價土耳其報告中，議會要求土耳其繼續保持國家能源部的自由化與歐洲能源市場達到一致的標準，並認為土耳其為重要的石油天然氣轉運中心。為了加入歐盟，土耳其做了多項涵蓋歐盟能源法與標準來為自己國內的能源立法。此外，土耳其也批准了京都議定書中關係全球氣候變化條款。

此外，土耳其與歐盟也針對其他能源方面做出一些協議：

- (1) 作為一個歐盟候選國，土耳其的立法更符合歐盟既成法規（*acquis communautaire*）。
- (2) 因為區域性能源合作的重要性，土耳其以觀察員身份加入能源共同體。土耳其認為開啟了能源合作的大門，等於肯定了歐盟對土耳其重啟加入歐盟的談判。
- (3) 土耳其將逐步實現與歐盟的電力市場整合。土耳其於 2010 年第一季度開始與歐盟國家電網(European Network of 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ors for Electricity, ENTSO-E)初步連接，並於 2011 年全面連接。<sup>6</sup>對 ENTSO-E 的研究也在 2012 年底完成，屆時與歐盟內部與土耳其的電力市場作整合。作為 ENTSO-E 的成員，也將為電力市場的區域性競爭做貢獻。

---

<sup>6</sup> 此舉被認為是土在能源方面與歐盟進行融合的重要步驟。1999 年，歐盟啟動與包括土耳其在內的地中海沿岸國家的能源合作，以更好地維護自身能源供給和安全。

此外，歐盟事務部長與主談判官 Egemen Bağış、能源暨天然資源部部長 Taner Yıldız、及兩位理事 Stefan Füle、Günther Oettinger 在伊斯坦堡會晤商討 2012 年 2 月 9 日議程中的土耳其-歐盟能源關係。這項會議的工作小組已經建立一個藍圖，旨在提升雙方能源的合作。2012 年 3 月 30 日，首次的能源事務委員會（the Energy Working Group）在布魯塞爾召開，接著在 4 月 19 日舉行的伊斯坦堡會議中，雙方則就更進一步細節商討並準備於 2012 年 6 月 14 日斯圖加特會議由部長 Egemen Bağış、Taner Yıldız、兩位理事 Füle、Oettinger 共同宣布草案。<sup>7</sup>

## 第二節 土耳其與賽普勒斯、<sup>8</sup>希臘議題

### 壹、賽普勒斯

賽普勒斯位於地中海東北部、居亞、非、歐三洲海上交通要衝，為地中海第三大島。位於土耳其南方約 40 英哩，敘利亞西岸 60 英哩，以及蘇彝士運河北端埃及塞伊德港（Port Said）220 英哩，面積 9251 平方公里，人口約 79 萬人。賽普勒斯共和國法定上的主權，為賽普勒斯全島及其周圍海域，除一小部分地區因條約分配給英國作為軍事基地；而事實上卻分為南北兩部分，共和國有效統治的區域為該島 63% 的面積，北部的 37% 則為土耳其所佔領，其自稱為北賽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國，該政治實體目前僅有土耳其一國承認。賽普勒斯共和國（希臘區）於 2004 年 5 月 1 日正式成為歐洲聯盟會員國之一。

1959 年 2 月 19 日賽普勒斯與英國、希臘、土耳其三國簽訂「蘇黎世—倫敦協議」，確立了賽普勒斯獨立後的國家基本結構和內部兩族權力分配；並同英國、希臘、土耳其簽「保證條約」，由三國保證塞國的獨立、安全和領土完整；也和希臘、土耳其訂立「塞、希、土同盟條約」，規定希臘、土耳其在賽普勒斯擁有

---

<sup>7</sup> 同註 2。

<sup>8</sup> 賽普勒斯「Cyprus」一詞，其意思是銅「Copper」，因此地是古代地中海世界的銅礦產地，其儲藏量極為豐富。



駐軍權。1960年8月16日宣佈獨立，成立「賽普勒斯共和國」。1961年加入「大英國協」。獨立後，希、土兩族不和，曾多次發生大規模流血衝突。

1963年底，塞島的希、土兩族因制憲問題發生嚴重的流血衝突。衝突中，希臘和土耳其兩國分別支持塞島的希臘族和土耳其族。1974年7月，希臘軍人政權在賽普勒斯策動政變，推翻「馬卡里奧斯」政權，推派 Nikos Sampson 為賽普勒斯總統。原因在於希臘軍人政權認為馬卡里奧斯並未希望島上統一，而想帶領賽普勒斯獨立。隨後，土耳其以保護島上土耳其族居民為由，以保證賽浦路斯獨立的身份出兵賽普勒斯島。賽普勒斯的希臘、土耳其兩族聯合政府解體。北方的希臘人南遷，南方的土耳其人北移。從此，希臘人聚居南方，擁有全國領土的62%，土耳其人控制北方，擁有全國領土的38%，雙方在島嶼中部由東向西劃出一條狹窄的無人地帶，被稱為「綠線」，由希臘、土耳其兩族和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分段設關卡，賽普勒斯島從此南北分裂。「綠線」東起「法馬古斯塔」，西至「莫爾富」，橫貫全島，並穿越首都「尼科西亞」(NICOSIA)，全長200多公里，「綠線」的面積約佔全島總面積的3%，由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控制，形成兩族南北分裂局面。<sup>9</sup>

1974年7月20日土耳其入侵賽普勒斯，土耳其軍隊以保護土族居民為介面，侵入賽普勒斯，並佔據了全賽普勒斯36%的領土。此為土耳其第一次入侵賽普勒斯。1974年7月20日凌晨，土耳其武裝部隊從凱里尼亞登陸，行動代號「阿提拉行動」。同年7月25日至30日，各方在瑞士日內瓦進行了第一輪和平會談，但會談未有實質成果。8月14日，進行了第二輪和平會談，土耳其要求賽普勒斯政府接受聯邦制的解決方案，並實施族群遷移。賽普勒斯代總統 Clerides 要求36~48小時的時間，以便與雅典方面協商。<sup>10</sup>土耳其方拒絕了這一要求。同年8月14日，土耳其進行第二次武裝入侵，佔據了賽普勒斯40%的領土。大

<sup>9</sup> Van Coufoudakis, Eugene T. Rossides, 〈TRNC May become “Cyprus Turkish State”〉, (Washington: American Hellenic Institute Foundation, 2002), p.236.

<sup>10</sup> 同註9。

批希臘族賽普勒斯人成為難民。賽普勒斯估計人數大約在 20 萬人，<sup>11</sup>其他來源則稱人數約 14 萬到 16 萬。<sup>12</sup>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被土耳其軍隊強制驅離家園的。

戰爭發生後，大批居住在賽普勒斯北部的希臘裔賽普勒斯人逃往南方；北部希臘族人口原佔北部總人口的 80%，戰後，北部希臘族人口迅速下降。與此同時，居住在南方的土耳其族遷往土耳其方控制的北部。1983 年，土耳其控制的北賽普勒斯成立了「北賽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國」。賽普勒斯從此分裂，即賽普勒斯共和國控制的南部領土與土耳其族控制的北賽普勒斯。賽普勒斯共和國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北賽普勒斯政權僅得到土耳其一國承認。勞動人民進步黨候選人季米特里斯·赫里斯托菲亞斯於 2008 年當選總統，賽普勒斯共產黨首次成為執政黨，亦是歐盟國家中首個民選產生的共產黨總統。整個賽普勒斯都在 2004 年 5 月 1 日之後，正式加入歐盟，屬於歐盟的一部分，但由於北賽普勒斯政府並不受國際社會的認同，因此只有南賽的賽普勒斯共和國才是歐盟會員國，北邊土裔控制的北賽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國則不是。但相反的，根據歐盟的條例，北賽普勒斯境內的土耳其裔賽普勒斯人，只要是 1974 年時南北分裂之前的賽普勒斯國民與其後代，都有資格擁有歐盟護照，是歐盟人民的一份子，享有相關的權益。

綜觀土耳其與賽普勒斯衝突的核心主要為：

## 一、創傷

持續的反土耳其壓迫與暴力的記憶，到了 1974 年依舊深植於老一代的土耳其賽普勒斯共同的記憶。因此導致許多的土耳其賽普勒斯族與土耳其族深信希臘族與土耳其賽普勒斯族無法共同生活。年輕一代對賽普勒斯過去的種族衝突感受較不強烈，但是透過希臘賽普勒斯族的本性的行為舉止，相對而言，依舊容易喚醒對土耳其賽普勒斯族的不安的感覺。

## 二、不信任

---

<sup>11</sup> 同註 9。

<sup>12</sup> William Mallinson, Bill Mallinson, 〈Cyprus: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I.B.Tauris, 2005), p. 147.

許多的土耳其賽普勒斯族害怕一個多數或強大但有影響力的少數希臘賽普勒斯族希望他們依舊為人口與經濟皆為弱勢，並且毫無抵抗能力的賽普勒斯少數族群。

### 三、同等對待

北賽普勒斯共和國 (Turkish Republic of Northern Cyprus, TRNC) 從 1983 年起已經請求與賽普勒斯共和國同樣的在國際上的正式承認與同等對待。放棄這個要求幾乎可能被認為是對希臘賽普勒斯地位的無條件放棄。

### 四、私利的統治菁英

私利的土耳其賽普勒斯統治菁英挑起動盪不安的賽普勒斯衝突：雖引起國際注意(但因缺乏國際承認)，而由土耳其當局支配，充分控制屬於他們的部分。賽普勒斯的統一已遙遙無期。

而因為以上因素，土耳其賽普勒斯被要求：

- (1) 假設統一，將取消限制希臘賽普勒斯族在北賽普勒斯島的行動自由與財產權。
- (2) 承認土耳其賽普勒斯並非少數，而是與希臘賽普勒斯族有同等權利，並獲得國際上對北賽普勒斯共和國的承認。
- (3) 維持島上充足的土耳其軍隊。

賽普勒斯之所以不與土耳其建立外交關係乃其本身歷史文化背景都與希臘密不可分，希臘是賽普勒斯島的母國及軍事保護國，加上賽普勒斯島本身就認同其為歐洲一部份，加入歐盟是基本國策而於 2004 年成為歐盟會員國，另外賽普勒斯島也是國協成員國，英國是其安全保證國，英在賽普勒斯島設有兩個主權軍事基地。反觀土耳其其伊斯蘭文化與歐盟的基督文化一直有隔閡，而且僅有一小部份領土位於歐洲大陸，所以在此情形下與賽普勒斯島相比當然是吃虧較多，再者賽普勒斯島有英國希臘兩大國的經濟軍事援助，加入歐盟後有更多的援助計

畫，而土耳其現在積極申請加入歐盟，但是英國、希臘、賽普勒斯三國均給予北賽問題的壓力而使談判停滯不前，所以算起來土耳其是處於劣勢。<sup>13</sup>

賽普勒斯長期的種族與領土衝突是世界上最複雜也最棘手的區域性衝突。在東地中海寧靜和平的地區裡依然存在著引爆點。當聯合國維和部隊從 1964 年就已經派兵維護和平，目的就是要化解衝突，這樣的和平可稱為「負面和平」。賽普勒斯的衝突甚至在加入歐盟後仍持續抗爭。雖然歐盟「魅力」在 2004 年時，因為土耳其的積極改革與土耳其賽普勒斯的姿態改變而使原本陷入困境的情勢稍露曙光。但是賽普勒斯的會員資格與土耳其的人會進程反而讓衝突的化解失去效力。拒絕土耳其入會，但保留她的候選資格伴隨著而來的是對土耳其賽普勒斯承諾的破裂。因為互相對立的兩個族群間的要求與態度使得調解失敗。

目前由聯合國和平部隊留駐島，分隔希、土二裔人民。歐盟及聯合國均熱衷於協助解決賽普勒斯島問題，然 2004 年聯合國所提賽普勒斯島和平解決方案，遭南賽人民以公投方式拒絕。2008 年 2 月南賽普勒斯總統 Dimitris Christofias 當選後，極力推動賽島和平方案，國際間亦全力協助並鼓勵，南北賽領導人雖於 2008 年 9 月起展開談判，惟進展有限。目前總統 Dimitris Christofias 在 2008 年 2 月第二回合選舉中勝選，係賽普勒斯及歐盟國家第一位共產黨籍總統，他致力於重開南北和談，尋求解決爭端之方案，以統一賽普勒斯全島為最優先之施政目標。

## 貳、希臘

自 15 世紀起，希臘地區被鄂圖曼土耳其佔領，該地區文化、經濟等遭受嚴重的摧殘。1821 年 3 月，希臘爆發起義，並迅速得到響應。1822 年 1 月 1 日，希臘宣布獨立。1830 年 4 月，土耳其在壓力之下，宣布承認希臘獨立。一戰結

---

<sup>13</sup> wikipedia, 〈Foreign Relations of Cyprus〉.引自 [http://en.wikipedia.org/wiki/Foreign\\_relations\\_of\\_Cyprus](http://en.wikipedia.org/wiki/Foreign_relations_of_Cyprus)，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8 日。

束後，土耳其作為同盟國方，成為戰敗國。希臘試圖收復更多的失地，因而發動了第二次希臘土耳其戰爭。希臘軍隊在初期取得勝利，但最終依舊失利。

1930 年代，土耳其民族主義政黨執政，開始了不利於境內少數民族的一連串政策，目的在於將這些族群趕出土耳其，實現淨化土耳其的理想。政府先是禁止國內最大族群、希臘裔從事某些固定行業，如醫生，律師；1942 年開始對境內的希臘人課徵「富裕稅」，藉此削減希臘商人的經濟影響力。<sup>14</sup>二次大戰後，希臘為爭取以希臘裔為主的賽普勒斯島主權，向聯合國提案島上公民自決。不料此舉卻引發了一連串複雜的國際政治效應，最後終成為希臘與土耳其兩國衝突的導火線。而大批希臘人居住的伊斯坦堡，在詭譎的政治氣氛下，於 1955 年爆發了所謂的「伊斯坦堡動亂」（Istanbul Riot）有些人甚至稱其為「伊斯坦堡大屠殺」（Istanbul Pogrom）。

1960 年 8 月，賽普勒斯宣布獨立，成立賽普勒斯共和國。1974 年，賽普勒斯南北分裂。賽普勒斯大部分領土為賽普勒斯共和國控制，主要以希臘族為主；希臘北部則是「北賽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國」，以土耳其族為主。目前，大多數國家承認賽普勒斯共和國，北塞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國僅土耳其一國承認。賽普勒斯南北雙方長期對峙，希臘、土耳其兩國則各支持一方。希臘、土耳其兩國對愛琴海的部分領土、領海的主權存在爭議。1913 年，第一次巴爾幹戰爭後，希臘獲得了愛琴海除 Imbros 島、Tenedos 島之外所有的島嶼。兩國曾就愛琴海部分島嶼主權問題發生過數次衝突。

因為希臘自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獨立後，一直主張大希臘主義，希望將土耳其國土內希臘裔佔優勢的地區併吞進希臘，甚至還趁土耳其在一戰失利與革命的機會，在 1919 年入侵土耳其，最遠曾進逼到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附近，後在 1922

---

<sup>14</sup> Panayotis I. Tsakonas, Panayotis I. Tsakonas (ed.), 〈Communization of the Enemy: The Greek Strategy on Counterbalancing Turkey and Greek-Turkish Relations〉, (Athens: Sideris Publications, 2003), p.50.

年希臘慘敗後，雙方戰爭才暫時告終。戰後，兩國關係一直沒有改善，希臘也繼續鼓動土耳其境內的希臘人叛亂。<sup>15</sup>

希臘政府最初的對歐盟-土耳其關係的政策態度強硬，1999年赫爾辛基高峰會議後，開始逐步改變。歐盟的態度使得希臘政府堅決支持土耳其政府謀求加入歐盟，並且改變對土耳其的政策，成為支持土耳其加入歐盟的最熱心的支持者。

希臘對土耳其加入歐盟的態度轉變有兩個原因：（1）希臘政策逐步改變是因為受到希臘、土耳其雙邊關係以及（2）希臘、土耳其兩國政府更迭的影響所致。自1987年起，兩國政府在處理希臘、土耳其雙邊議題採取強硬態度，接著而來的政府則會研習前朝慣例與手段來尋求解決雙邊問題。1999年發生的一連串事件顯示，兩國和解有助於對土耳其加入歐盟。不同的政客也會對希臘-土耳其政策帶來影響，對於自1987年以來的強硬態度也有所影響進而改變初衷。希臘在一開始的對土耳其政策所採取的手段是將土耳其隔絕於歐洲之外。在90年代末，政策則改變為將土耳其推向歐洲，增進希臘土耳其之間的關係。<sup>16</sup>

1987年前，因為希臘最初的政策為將土耳其隔絕於歐盟之外，因此導致希臘-土耳其雙邊關係變得更加緊張，也無法解決任何雙邊關係的議題。當時，希臘對土耳其所採取的壓力手段並無法改善雙邊關係；相反的，這個錯誤的政策反而使希臘、土耳其兩國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張，並持續到1999年冬天。這個時期為希臘對土耳其政策轉變的一個轉捩點。希臘是歐洲聯盟中經濟欠發達國家之一，經濟基礎比較薄弱，平均國內生產總額在歐盟15國中排行較後。1980年代末以來經濟發展緩慢，公共赤字和債務、通貨膨脹居高不下。近年來希政府推行經濟緊縮政策，打擊偷稅漏稅，減少公共支出，加快私有化進程，以求擺脫多年來的經濟困境。經過幾年的努力，1996年經濟形勢出現好轉。1996年希臘從歐盟獲得

---

<sup>15</sup> 同註 14。

<sup>16</sup> 同註 14。

50.57 億美元的援助。希臘每年還從美國獲得約 3 億美元的軍事援助。這一連串的事件，使得 1996 年至 1999 年期間，希臘政府因為愛琴海一島礁的歸屬問題對土耳其實行壓迫手段，試圖逼迫土耳其選擇。<sup>17</sup>後來希臘才體認出希臘-土耳其雙邊關係、東南地中海地區與土耳其整合並更進一步與歐洲整合才是對希臘有好處，而非一開始的孤立政策。<sup>18</sup>

在希臘-土耳其關係與歐盟之間存在著一種顯而易見的關連。希臘嘗試融入歐盟（例如北約、聯合國等）並與土耳其共享其間的複雜關係。當土耳其申請加入歐盟被延緩或不被支持時對希臘-土耳其關係是有著負面的影響。在 1999 年赫爾辛基高峰會議前，當對於土耳其申請加入歐盟的負面消息發生時，兩國關係降至谷底，因為對土耳其來說，這樣的消息無疑是對希臘責備的最好時機。相反的，歐盟於 1999 年已經同意土耳其的候選國資格，更加速希臘-土耳其兩國關係的和解，並且鼓勵兩國雙邊議題的解決。<sup>19</sup>

曾經在 1996 年兩國還一度因為領土糾紛，瀕臨戰爭邊緣。直到 1999 年，土耳其發生大地震，希臘雪中送炭主動示好，兩國才關係和緩。1999 年 8 月 17 日，土耳其發生了大地震，死亡人數在 1 萬 5 千人以上。同年 9 月 7 日，希臘雅典也發生了大地震。在不到 3 周的時間內，同樣的災難降臨到兩個歷史積怨很深的地中海國家。希臘與土耳其交惡已有 400 多年歷史，可追溯至鄂圖曼帝國時代。近 25 年，希土兩國因領土糾紛和賽普勒斯問題頻生衝突，曾有 3 次幾乎直接交戰。兩國間的不信任根深蒂固。然而，這次天災卻仿佛是催化劑，在兩國冰冷的關係

---

<sup>17</sup> 1970 年代後，由於希臘土耳其在愛琴海權益、少數民族地位和賽普勒斯問題上分歧甚大，雙方均視對方為主要威脅。1987 年 3 月，希臘土耳其圍繞愛琴海大陸架劃分和石油開採權問題爆發一場嚴重危機。嗣後兩國都採取了一些緩和關係的措施。1993 年 10 月，泛希社運政府上臺後表示，願同土耳其建立信任和睦鄰關係，但不在主權問題上談判，主張通過海牙國際法院仲裁解決兩國關於愛琴海島嶼和大陸架劃分等爭端。1996 年 1 月，兩國又因愛琴海一島礁的歸屬問題再次兵戎相見。在國際社會的調停下雙方都採取了比較克制的態度。引自 <http://163.30.0.78/mngk/greeknew.htm>。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8 日。

<sup>18</sup> 同註 14。

<sup>19</sup> 同註 14。

中融入了互相同情的暖意。在土耳其發生地震後，希臘迅即派出救援人員，並提供了衣物、血漿等急需的援助。在希臘地震後，土耳其援救組最先抵達雅典災區。兩國救援人員共同合作救援工作，兩國之間也頻頻互致同情慰問之詞。<sup>20</sup>

也因為天災的侵襲，反而使得兩國的外交關係也開始解凍。1999年9月初，希臘表示，不再反對歐盟資助土耳其，並表示願成為土耳其加入歐盟的「蒸汽機」。土耳其則表示「不惜任何代價」幫助受災的希臘人民。災難往往能煥發人類內在的精神力量和組織力量；因為在和平時代，日常的欲求和利益衝突往往埋沒了人們崇高和互濟的精神。<sup>21</sup>

希臘對土耳其政策的五個「關鍵重組」(Great Realignment)<sup>22</sup>因素：

一、有許多因素可以用來解釋1999年赫爾辛基高峰會議希臘對土耳其政策的改變。不過，除明顯的事實以外，還有其他潛在的因素。希臘官方政府聲明對土耳其政策的改變，所謂的「關鍵重組」因素帶來地區的穩定，並且對土耳其加入歐盟提供了更美好的未來。就這點而言，當然是正確的，但也只是希臘在1999年為何勇敢跨出終結兩國在1980~1990年代的危機的原因之一。

二、穩定因素是1996年最大反對黨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Panhellenic Socialist Movement, PASOK)時常提及外交政策逆轉的一個關鍵點，在1997年盧森堡會議後變得更明顯。希臘認為透過歐盟促使土耳其與歐洲更親近，將可終結土耳其的威脅與對愛琴海與地中海地區侵略的政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希臘必須聲明並有所行動表示支持土耳其加入歐盟。因此，在赫爾辛基高峰會議上，

<sup>20</sup> 同註14。

<sup>21</sup> 黃晴，〈「地震外交」拉近希土關係〉。《環球時報》，1999年9月17日第2版。

<sup>22</sup> Dimitrios Lucas, 〈Greece's Shifting Position on Turkish Accession to the EU Before and After Helsinki (1999)〉, Belgium, 2005.許多學者稱為希臘政策的轉變(例如1999年赫爾辛基否決權的放棄)。相對於土耳其部分，希臘政策的「關鍵重組」(Great Realignment)是1996年希臘總理Kostas Simitis任內時的決定。主要是透過外交政策的修正，並經由經濟調整使希臘擺脫歐盟成員國中「經濟倒退」的臭名。引自<http://www.thesis.net/greece/greece.htm>。最後查詢日2014年1月8日。



希臘放棄否決權似乎自然的成為希臘-土耳其共享和平與公開支持的時機。根據高峰會的對外政策宣言，1999年希臘針對土耳其放棄使用否決權將激勵土耳其對內部改革的努力，並提供了希臘-土耳其長期的和平關係，此外更終結了愛琴海威脅與逐步擴大的武力。<sup>23</sup>赫爾辛基 1999 年的政策轉變將允許希臘和土耳其成為在巴爾幹安定的保護者。

三、希臘和土耳其極其昂貴的軍備競賽也是在 1999 年高峰會議上另一個造成政策改變的原因。在 1996 年和 2000 年之間，希臘在修補軍事設備過程中花費 140 億美元。同樣的，土耳其宣佈以 1500 億美元軍事預算作為自 1996 年後為期 30 年的計畫。<sup>24</sup>此外，希臘的軍事費用在 1989 年和 1999 年之間增加 30%。這樣的數字令人訝異。因為軍事費用占掉絕大多數的政府預算，並且只會增加國家的赤字。1990 年代，發生在希臘和土耳其之間的危機則成為政府增加軍事費用的原因。為了保持國家的「備戰狀態」，危機情勢也升高到極點。同時，將預算用在保護國家對抗侵略性的鄰國，讓希臘公民有了警戒的意識，因而認同因為土耳其危機所採取的軍事政策。對改善希臘-土耳其關係來看，輿論實際上也扮演了一個決定性的角色。

四、由 PASOK 社會主義者所領導的希臘政府在 1996 年至 1999 年期間，希望刪減軍事預算，但因為土耳其在這 3 年中所帶來的危機而無法達成。與其說要刪減預算，實際上 PASOK 是要以上述軍事金額來加以炫耀。政府的過度開支，基本上受軍事預算的影響，希臘因經濟條件差異太大，未能符合收斂標準，無法加入經濟貨幣聯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 EMU），直到 2002 年 1 月 1 日才符合標準，獲准加入。恢復與土耳其關係有助於軍事預算的慢慢遞減，並且更進一

---

<sup>23</sup> D. Keridis & D. Triantaphyllou (eds.), 〈Domestic Developments and Foreign Policy: Greek Policy Towards Turkey Today〉, 〈Greek-Turkish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Dulles, VA: Brassey's Publishing, 2001), pp. 4-15.

<sup>24</sup> 同註 14。

步可降低愛琴海地區的軍事威脅。希臘期望土耳其的歐盟候選國資格將建立與鄰國關係的信任感，並有助於軍備競賽的結束。

五、1990 年代中期，希臘開始尋求歐洲認同，極力證明希臘已不再是發展緩慢和落後的成員。可惜的是在此時期，希臘因為無法達到 EMU 的標準無法加入證明這一點。此外，大多數歐盟會員國認為希臘之所以將「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FSP)阻擋在外，是因為希臘認為此政策僅基於考量國家利益並未考量歐盟的立場。在波士尼亞衝突中，希臘政府的立場，則支持塞爾維亞人，儘管並未有許多歐盟成員表示支持。<sup>25</sup>縱使許多歐盟成員國在 1990 年代依賴希臘的否決權阻擋土耳其加入歐盟，但是到了 1999 年，甚至是德國與法國也都達成協議支持土耳其加入歐盟。假設希臘在 1999 年赫爾辛基高峰會議上依舊使用否決權，將導致沒有歐盟成員國當後盾支持希臘的作法，而這樣的行動將導致希臘地位的惡化，並對希臘的現代外交政策給予重擊。1999 年，赫爾辛基高峰會議中，希臘放棄行使否決權恢復與土耳其的關係受到歐盟的讚賞與鼓勵。可視為跨出歐洲地區團結的一大步，甚至可做為解決賽普勒斯問題的觀點。<sup>26</sup>

1999 年的赫爾辛基高峰會議在 1990 年代希臘-土耳其關係中最为關鍵。在 1999 年，希臘政府最後表現在支持土耳其加入歐盟的過程中，不僅透過對話，更透過實際的行動來加以促成。透過在赫爾辛基高峰會中的好意，希臘希望與土耳其的關係在新的紀元中露出曙光。兩國之間政府努力於友誼、合作、與繁榮關係。這次的高峰會也證明了奧賈蘭事件 (Öcalan Affair)<sup>27</sup>並非和解的結束，更可

---

<sup>25</sup> Othon Anastasakis, Ali Cargoglu & Barry Rubin (eds.), 〈‘Greece and Turkey in the Balkans: Cooperation or Rivalry?’〉, 〈Greek-Turkish Relations in an Era of Détente〉,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49-55.

<sup>26</sup> 同上註。

<sup>27</sup> 庫德工人黨(Kurdistan Workers Party, PKK)領導人，庫德工人黨由阿卜杜拉·奧賈蘭領導，直至他本人於 1999 年被逮捕。組織的意識形態基礎是革命馬列主義與庫德民族主義。工人黨是一個民族分離主義組織，為了達成其政治目標不惜對軍事目標和平民使用與威脅使用武力，因此庫德工人黨在國際上被許多國家與組織列為恐怖組織，包括美國、北約與歐盟。自 1984 年以來有超

能繼續更進一步的和解行動。儘管兩國都有來自於反對黨的負面評價，並對兩國之間所締結的協議意見紛歧（土耳其居多數），但似乎危機將過。雖然如此，在解決雙邊的議題過程中，仍有長遠的道路，即使歐盟宣布賽普勒斯日後將成為歐盟成員國之一，而賽普勒斯議題依舊是兩國之間的一根芒刺。

### 第三節 土耳其爭取加入歐盟

一次大戰後，鄂圖曼帝國崩潰凱末爾將軍領導土耳其革命建立土耳其共和國，成為首任總統，開啟了一連串改革，包括了世俗化主義與工業化等，期望帶領土耳其走向「歐洲化」或西化。二次大戰期間，直到 1945 年 2 月，加入同盟國之前土耳其則保持其中立立場。1947 年成為馬歇爾計畫中的國家之一，並在 1949 年成為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的一員，1952 年則加入北約。在冷戰期間，土耳其選擇與美國、西歐結盟，當時與西歐各國結盟但日後歐洲卻成引起土耳其身份認同的挫敗的源頭，也開啟了一段維時不短的緊張氣氛。<sup>28</sup>

#### 一、1960 年～1990 年代

土耳其在 1959 年首先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並在 1963 年 9 月 12 日簽署了安卡拉協定（Ankara Agreement），

---

過 37000 人死於衝突，不少是土耳其人。1999 年，土耳其政府在被希臘警方從希臘駐肯亞大使館引渡回一個當地機場後逮捕了奧賈蘭。此項行動由中情局與土耳其國家情報局聯合進行。奧賈蘭被土耳其宣判為死刑。他將土耳其政府上訴到歐洲人權法庭（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土耳其因此將其從死刑減至無期徒刑，使他不致被處死。歐洲人權法庭認為，因為在土耳其審判阿卜杜拉·奧賈蘭法庭中有一名軍法官，違反了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公正審判權），但沒有違反第 2 條（生存權）。被捕的奧賈蘭發出關於和平方案的號召，而工人黨發現自己上了很多國家的黑名單。因此工人黨開始一系列的轉變，並實現了單方面停火，一直持續到 2004 年。當年 4 月 2 日，歐盟理事會將工人黨列入恐怖組織名單。隨後在同年，美國財政部凍結了工人黨各個支部的資金。按照土耳其官方說法，伊拉克北部庫德地區領導人馬蘇德·巴爾扎尼和美國佔領軍當局沒有盡全力消滅工人黨游擊隊和守衛伊拉克-土耳其邊界，引起伊土兩國關係緊張。引自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BA%93%E5%B0%94%E5%BE%B7%E5%B7%A5%E4%BA%BA%E5%85%9A>，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8 日。

<sup>28</sup> Kubilay Yado Arin, 〈The AKP's Foreign Policy. Turkey's Reorientation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Berlin : 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 Berlin, 2013) , pp. 57-84.

<sup>29</sup>土耳其其實算是歐盟的准會員（associate member）。土耳其是眾所皆知橫跨歐亞大陸的國家（Eurasian country），但它一直很積極地參與任何與歐洲有關的聯盟。自 1963 年它就是歐洲經濟共同體的一員；而從 2005 年就積極與歐盟協商正式加入歐盟。土耳其在 1949 年是最早進入歐洲理事會的國家之一，也是 1973 年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的成立國家之一。在 1992 年土耳其也成為西歐聯盟（Western European Union）的准會員，同時也是聯合國（United Nations）裡西歐及其他國家集團（Western European and Others Group, WEOG）的支派之一。而在 1995 年土耳其跟歐盟簽署關稅同盟（Customs Union Agreement）並由歐盟官方認可將在 1999 年 12 月 12 日於赫爾辛基正式成為歐盟的成員。協商自 2005 年 10 月 3 號開始，並可能要花上 10 年的歷程才能完成如此繁雜的會員程序。

## 二、1991 年～2000 年後

1999 年 12 月，歐盟赫爾辛基高峰會議確定土耳其為入盟候選國，但此後歐盟委員會關於土耳其入盟的年度報告仍以「政治標準不合格」為由，遲遲不啟動入盟談判。為了達到歐盟的政治標準，儘早啟動入盟談判。近年來土耳其在政治、經濟、法律等領域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從 2002 年 2 月到 2004 年 9 月，土耳其議會共通過了九份協調方案、通過包括修訂憲法、改革司法和員警制度、制訂新刑法法典在內的各項重大改革以實現政治民主化和國家法制化；簽訂了「歐洲人權公約」、解決人權領域存在的問題、保護少數民族、承認庫德語言的合法地位、取消對言論自由的限制、<sup>30</sup>取消死刑、嚴禁虐待和酷刑、改變軍隊左右國家政治

---

<sup>29</sup> 安卡拉協議中最重要的原則部分是：1 快速經濟增長和在一個適當的形式中貿易的快速增長，土耳其經濟和經濟聯合體成員國之間的經濟開放；2 土耳其民眾和聯合體成員國的國民之間建立緊密的關係；3 對土耳其民眾生活水準的提升給與幫助，也使土耳其在以後完全成為歐洲經濟聯合體成員簡單化；4 加強羅馬協議中所有成員國之間和平、自由、安全的條款。

<sup>30</sup> 土耳其刑法「301 條款」載明「任何人不得侮辱土耳其國格」。這一條款授權該國檢察官對批評國家者提起控罪，如罪名成立，最高刑期可達 3 年。土耳其最著名的作家奧爾罕·帕慕克，也曾在 2006 年 12 月以同樣罪名被送上法庭。2006 年土耳其女作家艾麗芙·莎法克（Elif Shafak）被控利用所著小說中的人物對話「侮辱土耳其國格」一案，9 月 21 日在伊斯坦布爾一法庭開庭。經歷 90 分鐘庭審，法官以控方證據不足為由，宣布莎法克無罪，並當庭撤銷此案。土耳其正在

生活的狀況。

### 三、加入歐盟前景

土耳其最早在 1963 年就表達了希望加入歐盟的願望，並在該年成為歐洲經濟共同體聯繫國，1987 年申請入盟，1995 年加入歐盟關稅聯盟(EUCU)，1999 年成為歐盟正式候選國，2005 年開始入盟談判，但截至 2013 年 5 月，入盟談判有半數的項目處於凍結狀態，僅完成一項談判。其入盟過程被認為是最為漫長的。

但是，最近的發展表明一個新的改革計劃正在進行中，目前執政的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是一個親歐洲的伊斯蘭政黨，在該黨執政期間，土耳其已經解除了關於教授庫德語的禁令，並且廢除死刑。土耳其也積極支持聯合國關於統一賽普勒斯的計劃，這將對賽普勒斯境內的土耳其族人起到很大影響。反對土耳其加入歐盟的人士主要持幾個理由，包括土耳其的大部分領土都在亞洲而非歐洲境內，以及該國的人權狀況。<sup>31</sup>而支持者則認為，土耳其在近 500 年的歐洲歷史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它自己也認為自己是一個歐洲國家。還有一些人則認為歐盟之所以不願意接納土耳其是因為它是一個穆斯林國家，因為歐盟的宗教以基督教為主流，而且已經是完全世俗化的社會。另一方面賽普勒斯這個不被土耳其所承認的國家已於 2004 年加入歐盟，可能也會讓土耳其的入盟之路更顯坎坷。

僅從地緣戰略方面考慮，土耳其加入歐盟有著比西巴爾幹和前蘇聯各國更高的迫切性，土耳其加入將使歐盟控制歐亞之間的咽喉，無論經濟和軍事方面都有著重大意義。但土耳其和歐洲擁有不同的文化，而且土耳其是個地區大國，這兩點是土耳其入盟難的深層原因。

---

頑強謀求加入歐盟，但該國刑法中的「301 條款」顯然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只要 301 條款繼續存在，則這種民主和言論自由便不完整。引自  
<http://zh.wikipedia.org/zh-hk/%E4%BA%9E%E7%BE%8E%E5%B0%BC%E4%BA%9E%E5%A4%A7%E5%B1%A0%E6%AE%BA>，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8 日。

<sup>31</sup> 同註 27。

土耳其由於其獨特的地緣優勢而在歐亞大陸具有重要的政治、經濟和安全戰略地位，無論是在冷戰時代還是冷戰後時代，歐盟出於地緣與安全上的考慮，始終對土耳其有一種需求。但由於感到土耳其在文化上不屬於歐洲，對土耳其的伊斯蘭教文化背景感到不安，歐盟在定義和土耳其的關係時總是模稜兩可。由於缺乏清晰的戰略指導，歐盟對土耳其一直是猶豫不決。它既不願接納土耳其，又不願放棄。歐盟的自由派希望通過有條件地接納土耳其來實現歐盟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但保守派則反對給予土耳其完全成員資格，認為土耳其的入盟將是歐盟的終結，雙方至多只能發展優先戰略夥伴關係。長期以來，歐盟的策略就是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中間進行妥協，儘量避免與土耳其的關係出現緊張和進一步的疏遠，同時向土耳其提出了近乎苛刻的候選國資格要求，抬高其入盟的門檻。歐盟對土耳其的這種模糊性策略使雙方關係的戰略重要性在許多土耳其人眼裏變得可疑，導致土耳其人形成一個共識，即「西方沒有在歐洲為穆斯林的土耳其留下一席之地。」<sup>32</sup>

土耳其為取得歐盟成員國資格，一直在努力按照歐盟的標準進行改革，公佈哥本哈根標準就是「安卡拉標準」，努力將這個標準內部化並逐步實現之。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表示，他的目標就是使歐洲價值成為安卡拉價值。土耳其多年來在政治經濟改革、民主化的進程中取得了很大的進步，而且還在不斷加大改革的力度，雙方在制度認同上取得重要進展，這也是歐盟同意啟動入盟談判的重要原因。

歐盟在被稱為是土耳其入盟「路線圖」的談判框架中就土耳其入盟問題達成了一個妥協的表述，即歐盟和土耳其談判的共同目標是讓土耳其加入歐盟，但談判是一個「開放」的過程，其最終結果不能保證土耳其一定能加入歐盟。根據歐盟的規定，與候選國之間的入盟談判涉及政治、經濟、司法、文化等領域，共計

---

<sup>32</sup> 同註 27。

30 多項內容，而且要由所有成員國認可。任何一個成員國都可以否決土耳其入盟資格，包括採用公投方式來決定是否批准土耳其入盟。前法國總統希拉克曾建議土耳其入盟應該通過歐盟國家的全民公決來批准。民意調查機構歐洲 2006 年的調查表明，只有 39% 的歐洲人贊成土耳其入盟。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歐盟目前還缺乏接納土耳其入盟的社會基礎。歐盟在談判期間要定期對土耳其國內的政治和經濟改革進行評估，一旦發現土耳其有違反歐盟「達標標準」的現象，如民主進程出現倒退，歐盟便可立即中止談判。<sup>33</sup>

目前還無法得知土耳其入盟的日期，或者說土耳其能否最終入盟也並非十分樂觀。目前土耳其的入盟談判進展艱難，半數談判項目被凍結，土耳其與歐盟之間需要縮短巨大的政治經濟差距，談判雙方也必須作出巨大妥協，才有可能完成談判；即便是將來某個時間最終達成協議，歐盟各成員國批准條約也將十分困難，因為文化上的巨大差異，歐盟很多成員國排斥伊斯蘭文化的民意強烈，而且似乎沒有扭轉的跡象，但協議必須歐盟全體成員國批准，因此入盟前景並不光明。<sup>34</sup>

未來土耳其加入歐盟，將可透過歐盟解決土耳其內部問題。歐洲人口逐漸老化，人口統計到 2050 年時，將呈現出逆生產力的情況。土耳其的青年人口的成長將可提供未來重要的人力資源。而歐洲需要能源，目前能源經由烏克蘭連接俄羅斯的石油管線所供應。而土耳其則可提供直接由俄羅斯供應石油或透過俄羅斯石油所連接到烏克蘭石油的替代選擇。

同樣的，土耳其在軍隊和民主之間依舊涉及一貫性的爭辯議題。而歐盟基於哥本哈根標準的民主與公民自由權利，因此土耳其加入歐盟的話，則能更進一步

---

<sup>33</sup> 同註 28。

<sup>34</sup> 同註 28。

加強土耳其的民主制度。而成為歐盟的一員，也將能使希臘和土耳其之間的和平共存成為可能。

歐盟必須決定是否讓土耳其加入會員國的行列。根據歐盟規章，歐盟在提供阿拉伯世界與亞洲地區的橋樑後，是否願意在東方邊境上存在著一個超級大國。假設歐洲與土耳其成為聯盟的一部份，將可抑制美國及俄羅斯。否則美國與俄羅斯將成為爭奪歐亞地區權力的角色。伊朗的實力則取決於伊朗在近二十年內伊朗武力所決定。然而，土耳其、歐洲、美國和俄羅斯都致力於武力競賽，一有機會，伊朗對此也顯出極大興趣。

#### 四、對土耳其的好處

自加入歐盟起，土耳其期望可以得到如同愛爾蘭、希臘、西班牙、與葡萄牙所得到的經濟發展援助。這些援助將有助於土耳其經濟發展，並且預期歐洲等國的外國投資對土耳其經濟的投資將會增加。此外，在經濟危機時期中，土耳其期待從歐盟得到的經濟援助如同愛爾蘭、希臘在 2008 年經濟危機得到的援助。

藉由歐盟成員國中人員自由流動，將提供許多土耳其人易於遷移至歐盟其他國家謀職的機會，或是提升更高的生活水準。而較好的生活水準也能適當的冷卻分離主義者的立場。一些世俗主義者認為土耳其加入歐盟將對世俗的西方價值在土耳其的傳播有所幫助。相反的，一些土耳其的非世俗主義者則認為，加入歐盟將對伊斯蘭文化在歐洲的成長與接受有更大的幫助。歐盟入會投票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土耳其政治與合法改革，並加強了民主化的過程。<sup>35</sup>考慮到土耳其的眾多人口與仍在增加的人口數，土耳其在歐洲議會內將會有相對的代表權。如此則代表土耳其對歐盟政策將有強烈直接的影響。成為歐盟的一員，也將使土耳其在區域性或國際上增加其威望。

---

<sup>35</sup> 同註 28。



在 2004 年 12 月接獲歐盟通知，由 2005 年 10 月 3 日起展開該國入盟的正式程序，然而土耳其民眾開始懷疑談判延遲是因為支持的民意微弱，以其歐盟的雙重標準，特別是法國與奧地利的公民投票。2006 年中，歐債調查顯示 43% 的土耳其公民認為歐盟態度積極；只有 35% 信任歐盟決定，45% 支持歐盟擴大，另外有 29% 支持歐盟憲法。<sup>36</sup>此外，土耳其因為加入歐盟議題也分裂成兩派。2007 年的民意顯示，土耳其支持加入的有 41.9%，相較於 2006 年的 32% 有所增加，27.7% 持反對意見，24% 無意見。<sup>37</sup>2009 年的民意則顯示出支持的攀升至 48%，縱使反對人數也由 28% 升至 32%。<sup>38</sup>而 2013 年民意則顯示支持加入歐盟的土耳其人口佔了三分之一，其餘則為反對意見。<sup>39</sup>根據 2012 年泛大西洋意見調查報告顯示，53% 的土耳其人對加入歐盟抱持著不樂觀的態度。<sup>40</sup>而絕大多數土耳其人相信亞洲工作遠比在歐洲工作對他們的國家利益來說更為重要。<sup>41</sup>相較於 61% 的歐盟公民來看，44% 的土耳其人相信成為歐盟會員國對經濟是有幫助的。

有了 2004 年中歐與東歐國家加盟的前例，在歐盟入會過程中，土耳其的經濟也會因此而轉變，在正式加入歐盟之前，新成員國在經濟成長率、投資額、及政策方面都有明顯獲益。土耳其的未來也是如此嗎？答案還不能肯定，不過土耳其未來的經濟獲益必然不及今日的東歐國家，原因有二：第一，土耳其目前已因加入歐盟的關稅聯盟而有獲利，第二，土耳其恐怕無法以歐盟做為國內改革的理由。

經濟學家認為，土耳其與歐盟在開放服務業後能獲得的利益，會多於雙方進一步整合貨品市場，土耳其目前 50% 的貿易額來自歐盟，就算未來關稅聯盟

---

<sup>36</sup> "New Eurobarometer poll results show a drop in Turkish support for the EU". Hurriyet. Retrieved 13 April 2007.

<sup>37</sup> "Support for EU Accession Increases in Turkey". Retrieved 18 May 2013.

<sup>38</sup> "Türkler AB'ye rağmen AB'yi istiyor". Radikal. Retrieved 18 May 2013.

<sup>39</sup> "Turkey losing appetite for EU bid, says survey". January/26/2013. Retrieved August/18/2013.

<sup>40</sup> Key Findings, 〈transatlantic-trends〉, 2013.引自：

<http://trends.gmfus.org/transatlantic-trends/key-findings/5/>，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8 日。

<sup>41</sup> 同註 40。

協定完全落實，雙方貿易額也不可能暴增，但歐盟企業便能進入土耳其發展不全但成長快速的服務業市場，土耳其在銀行、運輸、電訊、能源方面將面臨更多挑戰，以中歐及東歐國家為例，市場開放後會壓低價錢、增加效率，無論都消費者或企業都有益。<sup>42</sup>

入會談判若能處理得當，將可望大大改善土耳其經濟，但對歐盟經濟而言，土耳其加入與否卻沒那麼重要，既然土耳其應還要十年後才能加入歐盟，現在便無法預測對歐盟的影響是大或小，不過有件事很確定：由於土耳其的經濟體只佔歐盟 25 國的 2% 至 3%，土耳其對歐盟的直接衝擊將微乎其微，縱然土國的經濟成長率持續超前歐盟，就 GDP 而言還是比例過小。另一方面，歐盟也未將土耳其視為重要的貿易夥伴，因為關稅聯盟早自 1996 年便開始實施，至今土耳其也不過占歐盟對外貿易總額的 3%，根據經濟學家的計算，土耳其加入歐盟對現有成員確實有利，不過利益會非常非常小。<sup>43</sup>

## 五、對歐盟的影響

站在歐盟的角度，經濟也是一個重要的面向，許多西歐民眾都擔心，讓土耳其這個又大又窮的國家加入後，區域內的競爭會更激烈，也會有更多低廉的人力投入原本就問題重重的勞力市場，不過這些疑慮大多是杞人憂天，因為土耳其至少要在 2015 年後才可能加入歐盟，屆時歐盟應已妥善處理其內部經濟問題，否則若歐盟經濟變得遲緩，土耳其也可能不願加入歐盟。

土耳其與歐盟新會員國最大的差別，在於其經濟不穩定的歷史，東歐國家在轉型過程中，也曾遭逢短暫的不景氣，有些國家更在價格自由化的過程中，導致通貨膨脹飆漲，但過去幾十年來，土耳其的經濟暴起暴落，使得改革所帶來的些微成效常被隨後的經濟危機打亂，在 2001 年的經濟危機過後，土耳其

---

<sup>42</sup> 同註 40。

<sup>43</sup> 同註 40。

的 GDP 重挫 7%，而通貨膨脹也大增 70%。2005 年初，土耳其貨幣大幅升值，象徵著高通膨時代告終，獨立組成的新中央銀行大幅裁減利率，讓企業更願意向銀行借款投資，使土耳其的總投資額在 2004 年成長逾上一次 30%，實質 GDP 也較上一次成長 9%，土耳其因此躍升為全歐洲成長最快速的國家之一。<sup>44</sup>

許多西歐民眾仍極憂心土耳其入會將重創歐盟，例如透支歐盟預算、杯葛歐盟決策機制、帶來大量廉價勞工以打擊歐盟就業市場等等。然而，以歐盟預算為例，多數預算都用在農業補助及扶助貧困地區，由於土耳其農業發展不佳且貧民眾多，很多歐盟現有成員國便害怕讓土耳其入會的代價會很大；土耳其和東歐國家一樣向歐盟申請農業補助，所得到的款項將只佔歐盟 GDP 的 0.2%。但事實上這兩項猜測都沒有說服力，首先，歐盟已明白表示不希望土耳其在 2014 年之前加入，亦即在評估 2014 年至 2021 年的預算時，土耳其並不會在討論範圍之中；再者，就算土耳其加入之後，歐盟也應會採行如東歐國家的模式，將補助逐步提供給土耳其，故土耳其至少要至 2020 年之後，才會全面得到歐盟各式的補助；第三，在 2004 年的報告中，歐盟執委會也提及可能要求土耳其入會後放棄農業補助；第四，在歐盟討論 2007 年至 2013 年的預算過程中，就可發現成員國對預算使用方向出現歧見，因此到 2020 年時，歐盟的農業預算也許會大幅減少，轉而運用在研發與對外援助方面。<sup>45</sup>

就業市場的衝擊則是另一項西歐民眾對土耳其入會的困擾，今日歐盟境內已有約 300 萬人來自土耳其，其中 80% 身處德國，其餘多數居住在法國、奧地利與荷蘭，這些國家的民眾害怕在土耳其入會之後，會有更多土耳其人湧入，使得各國人民更難找到工作機會。但其實土耳其和東歐國家一樣，就算在入會之後，國內的勞工也得等上好幾年才能自由進入歐盟工作，現在東歐的歐盟新

---

<sup>44</sup> Katinka Barysch, 〈The Economics of Turkish Accession〉, (London, 2005), P.p.2-9.

<sup>45</sup> 同註 40。

成員國得等 7 年，也就是說若土耳其在 2015 年入會，那麼至少要在 2022 年時，土耳其勞工才可能湧入歐盟。<sup>46</sup>

除此之外，若歐盟國家確實認為土耳其勞工會對就業市場有「嚴重影響」，他們也可能會永遠禁止土耳其勞工進入工作，不過等到 2020 年時，西歐國家也許不但不會搖手拒絕土耳其勞工，反而會張開雙臂歡迎他們，因為在未來數十年間，歐盟的勞動人口將持續減少，可能引發退休制度危機與經濟成長率疲軟的問題，反觀人口穩定成長的土耳其，其勞工將會減輕歐盟勞力短缺的恐慌。

## 第四節 土耳其當前外交政策

### 一、政策理論

自土耳其革命後，伊斯蘭與外交政策兩者之間的關係即日益重要。西方學者急於尋求宗教在伊斯蘭國家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是「伊斯蘭政治」或伊斯蘭化。<sup>47</sup>亨廷頓理論<sup>48</sup>鼓勵了東方文化研究者（Orientalist）與他者化（othering）所假設的，斷定基本上忽略了伊斯蘭教與民主引導宗教的重要性，認為兩者無法並存。土耳其實際上在「文明化」的西方國家與宗教性的中東地區或「分裂」<sup>49</sup>的國家中扮演「橋樑」的角色。然而，這樣的理論對於土耳其施行的「穆斯林民主」<sup>50</sup>中，忽略了複雜的多樣性與現代性，然而實際上是伊斯蘭價值支配性與西化是可能共

<sup>46</sup> 同註 43。

<sup>47</sup> Scott M. Thomas, 〈Taking Religious and Cultural Pluralism Seriously: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9 (3)), pp. 815-841.

<sup>48</sup> 亨廷頓 (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 1927-2008)，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其代表作有 50 年代的《士兵與國家》，60-70 年代的《民主的危機》和《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80 年代後相繼出版了《美國政治：不和諧的允諾》、《第三波：20 世紀後期的民主化浪潮》和《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2004 年出版了他的最後著作《我們是誰》。其代表思想主要有民主的危機和克服理論，政治發展理論，文明衝突理論和國家認同理論等。

<sup>49</sup>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p.22.

<sup>50</sup> Rabasa and Larrabee, 〈The rise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USA: RAND cooperation, 2008)

存與可能發生的。這樣的歷史傳統傳承下，使得土耳其自鄂圖曼帝國以來的政治特性對現代化與西化有著顯而易見的影響。

為了理解土耳其外交政策中，伊斯蘭文化的意涵，首先必須瞭解作為一個近代單一民族的獨立國家，土耳其的身份認同是非常重要的。顯然的錯過了在土耳其外交政策決策背後重要的政治與經濟因素，卻只聚焦於意識型態如何影響外交政策。這種誤解導致我們認為土耳其外交政策為宗教或新鄂圖曼主義<sup>51</sup>所驅使，並且不願意考量國家社會背景的重要性，與戰略地理位置作為外交政策施行的驅動力。土耳其外交政策一直以來總將意識型態思慮納入考量，而在東方與西方之間的評價也總是不同調。<sup>52</sup>

必須要釐清的是，伊斯蘭教和土耳其外交政策之間的關係或者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是更偏向伊斯蘭教，或者更往中東的方向。自 AKP 黨 2002 年上台以來，如同一般對伊斯蘭教所認為的，並未對土耳其親西政策或對撤銷歐盟資格提出質疑。他們已經透過歐盟會員資格、民主化、人權談話以及全球化等方式強調了他們的西方價值。<sup>53</sup>目前土耳其新的外交政策主力則注重與中東國家「零問題」態度的外交政策。這基於土耳其的戰略地理位置和人口統計的情況，並且改善與中東國家的關係，反映出對中東國家所承諾的和平與種族多樣性，而非伊斯蘭教的一致性承諾。作為一個民主國家，土耳其有義務在共同體中，例如波士尼亞，科索沃和車臣保護人民安全，維護和平與安全。為了朝向歐盟之路邁進，土耳其外交政策已有所轉變，並非伊斯蘭化所造成，而是歐洲政策與大眾支持減弱所造成。雖然這種變化不同於凱末爾主義的憧憬，但這並非伊斯蘭控制國家的結果；

---

<sup>51</sup> 「鄂圖曼主義」，其實原來是渲染各民族和宗教平等的政治宣傳，用來維持鄂圖曼帝國從巴爾幹基督教地區到阿拉伯世界的統治。今天的「新鄂圖曼主義」，嚴格說是繼承鄂圖曼帝國蘇丹身為遜尼派穆斯林世界的最高精神領袖哈里發，而曾經推行過的「泛伊斯蘭主義」。

<sup>52</sup> Ibrahim Kalin, 〈Dialogues on civilizations :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urkish Society〉, November 1, 2010. 引自 <http://www.resetdoc.org/story/00000021351>。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8 日。

<sup>53</sup> A.Gol, 〈‘The Identity of Turkey: Muslim and secular’〉, (UK: Routledge, 2009), p.799.

相反的，是對歐洲人更接近土耳其的合理回應。<sup>54</sup>雖然如此，凱末爾當初所領導的西化與現代化仍會繼續，這意味著加入土耳其最大的貿易伙伴--歐盟，將不會因為伊斯蘭國家而被反對。

另外，「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民族問題是由民族的特徵、性質引起民族之間矛盾，並通過民族的諸特徵及其具體形式表現出來的社會問題。」土耳其的主體民族是土耳其民族，佔全國總人口的 80% 以上。另外土耳其還有許多少數民族。土耳其的少數民族佔全國居民的 13%。土的民族問題與宗教密切相關。土耳其的民族問題比較複雜，既有以分離主義為特徵的民族問題，也有以大民族主義和泛民族主義為代表的民族問題。民族問題的複雜性對土的對外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sup>55</sup>

## 二、土耳其-美國關係

美國與土耳其之間的關係可追溯到 1947 年實行的旨在加強土耳其經濟及軍事自立的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多年來，美土兩國通過密切的雙邊外交關係以及作為北約盟國中的兩支最大軍隊之間的夥伴關係，使這一目標從冷戰時期一直發展至今。2003 年，由於土耳其議會決定拒絕讓美國為首的盟軍把土耳其作為進入鄰國伊拉克的基地，美國土耳其關係出現緊張，但是兩國政府後來發起了「2006 年共同未來與系統化對話」(2006 Shared Vision and Structured Dialogue)，為加強戰略合作建立了框架。2009 年，在歐巴馬宣布將分期從伊拉克撤出作戰部隊後，土耳其表示願意為美國軍事設備提供過境便利。為了表明土耳其外交的伊斯蘭化政策，反對接受西方定義的「溫和型」和「極端型」伊斯蘭的區別，而同周圍所有的穆斯林國家拉近關係、密切合作、參與協

---

<sup>54</sup> H. Arikian, 〈Turkey and the UE: an awkward candidate for EU membership?〉, (England: Volume 46, Issue 4, September 2006), p. 69

<sup>55</sup> 同註 49。

調、加強貿易往來。從 2001 年開始，美國政府無可奈何，只能接受土耳其向穆斯林世界的轉向，承認土耳其新外交政策有可靠的基礎和歷史的必然。<sup>56</sup>

雖然近幾年來，土耳其的擴張主義與積極的在中東、巴爾幹和非洲的對外政策已經對美國-土耳其雙邊關係造成威脅。身為北約、歐洲理事會成員之一與美國及持續有著衝突的阿富汗兩國，外交關係非常緊張。雖然如此，近來強力發展的經濟與伊朗、伊拉克的外交關係引發美國不舒服的情緒。然而，AKP「零問題」外交政策則是明確表示與西方的關係將帶領土耳其發展與東方的關係。土耳其對美國而言，有著關鍵的戰略地理位置，因為當土耳其在東西兩方之間作為緩衝區或能量管道時，對改變區域安全環境是非常重要的。<sup>57</sup>

在 1990 年代時，兩國之間的關係受到考驗，例如當土耳其拒絕美國推翻海珊政權時，主要原因在於土耳其懼怕庫德族在這個地區建立獨立的國家，或害怕美國對土耳其插手賽普勒斯的批判。土耳其堅持發展與伊朗關係，推進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和地區事務等領域合作。土耳其總理和總統分別在 2009 年 9 月和 2011 年 2 月訪問伊朗，伊朗總統在 2010 年 12 月訪問土耳其。土伊經貿合作發展迅速，2010 年雙邊貿易額達 100 億美元。在涉及根本利益的問題上，土耳其更強調其獨立性。為維護周邊地區的穩定，防止庫德問題影響國內穩定，土耳其堅決反對伊拉克戰爭，拒絕美軍經過土境開闢伊北戰線。土耳其反對用制裁和軍事手段解決伊朗核問題，2010 年 6 月，土耳其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反對制裁伊朗。土耳其多次在重大地區問題上獨立決策之後，美國也逐漸默認其維護其自身利益的做法，承認土耳其相對獨立的地區大國地位。<sup>58</sup>

這再一次顯示，外交政策內的宗教角色相對與在現實主義者國家制度的範圍

---

<sup>56</sup> 同註 50。

<sup>57</sup> 同註 50。

<sup>58</sup> 同註 50。

內的戰略性思想來看，其影響微乎其微。2003 年土耳其對於美國入侵伊拉克的反應也引起爭論；他們因為同為伊斯蘭文化卻因為西方而分裂遭非議，導致土耳其與美國關係退步。不過，土耳其的新外交政策則源於區域互賴想法。藉由改善與這些國家的合作關係，就經濟關係、貿易與外交而言，土耳其已經改善了他安全環境。

### 三、土耳其-中東關係

土耳其的外交主要的目標是通過施展土耳其的軟實力使土耳其成為強大的地區甚至是全球性的強國。土耳其成為中東地區仲介力量，發展與所有國家的關係推進和平和地區整合。從戰略利益重新思考併求穩定，土耳其針對中東地區所制訂的新外交政策獲得歐盟的肯定，重申土耳其在區域性所扮演重要的角色。雖然土耳其的存在幾乎在中東地區都可感受到，但這也反射出土耳其在阿拉伯地區扮演了調停者的角色。土耳其的外交政策經常與美國及歐盟的利益一致，最大用意在於避免衝突，並求得雙邊的尊敬，這在 2009 年 10 月 10 日，土耳其與亞美尼亞簽署有歷史意義的協議，結束衝突並且使雙邊關係恢復正常時可看出這一點。土耳其與敘利亞的戰略性協議可作為論證，土耳其與美國兩國在 2012 年準備成立一個工作小組，工作組將協調軍事、情報的細節、以及對在敘利亞局勢繼續惡化的情況之下作出的政治反應，為敘利亞可能出現的局勢做計劃，並鼓勵敘利亞與土耳其、美國恢復正常的外交關係。<sup>59</sup>

土耳其特有的政治、地緣經濟與地緣戰略位置，給予土耳其組織聯盟並在中東地區成為調停者身份的能力。這給了土耳其更好的安全環境，對於歐洲與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利益也有所助益。土耳其的新外交政策並非遠離西方文化並與本身的歷史身份背道而馳，相反的，可視為西方世界一個可靠的戰略伙伴，提升與歐盟並回復雙邊的關係，而非破壞兩者之間的關係。土耳其與以色列的關係在以色列

---

<sup>59</sup> 同註 49。



列入侵巴勒斯坦期間，土耳其與以色列簽署了一項軍事合作協議，自 1995 年起，維持著戰略同盟的關係，因此突顯出土耳其的政治不同於中東地區的其他穆斯林國家。在冷戰期間，土耳其與以色列的關係基於土耳其與西方的聯盟框架之內。冷戰的結束後，美國因素在兩國關係的發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美國在中東外交戰略實現都需要土以兩國的協助完成。土耳其與以色列為維護在中東地區利益彼此需要，及兩國都具有相似的「歐洲認同」，因此能夠拉近雙方之間的距離。<sup>60</sup>

土耳其與以色列的外交關係直到最近才開始有戲劇性的改善，兩國之間在 2002 年和 2008 年之間的貿易額倍增。<sup>61</sup>土耳其於 1949 年，為承認以色列的第一個穆斯林國家，當時即與哈瑪斯<sup>62</sup>代表 Mashal 進行外交商討終結暴力。土耳其直到近代才開始作為敘利亞與以色列兩國之間的調解人，不過土耳其的對以色列政策引因為 2010 年的艦隊事件而發生戲劇性的轉變。2010 年 5 月底，以色列軍隊武力攔截了駛往加薩地帶的「藍色馬爾馬拉」號，造成 8 名土耳其人和一名土耳其裔美國人喪生。土方要求以色列為襲擊事件道歉並賠償損失，但遭到以方拒絕。土耳其隨後宣佈降格與以色列的外交關係至二秘規格，並中止雙方一切軍事協定，兩國關係自此陷入谷底。當時美國認為土耳其所承諾的伊斯蘭原則的獨立性與公正性隨之消逝，而土耳其當時也聲明以色列人必須離開這片土地，而巴勒斯坦必須為一個獨立的國家。<sup>63</sup>此事件直到 2013 年 3 月 23 日，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在中部城市埃斯基謝希爾表示，以色列承諾將在改善巴勒斯坦人道主義狀況方面與土耳其進行合作，土耳其已經接受以色列在 2010 年攔截土耳其救援船「藍色馬爾馬拉」號事件上的道歉。

---

<sup>60</sup> 同註 49。

<sup>61</sup> 同註 52。

<sup>62</sup> 哈馬斯 (Hamas) 是伊斯蘭抵抗運動組織的簡稱，成立於 1987 年。俄羅斯、中國、伊朗、土耳其和阿拉伯國家將哈馬斯視為抵抗組織，而加拿大、歐盟和日本則將哈馬斯歸類為恐怖組織。「Hamas」源自「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的主要目標就是「將以色列從地圖上消除」，並在現以色列、約旦河西岸以及加薩走廊等地區建立伊斯蘭神權國家。為實現這一目標，哈馬斯不惜訴諸武力。

<sup>63</sup> 同註 49。

土耳其作為北約成員中惟一的穆斯林國家，又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盟友，正好可以充當這些國家搭上與美國和歐盟發展關係的橋梁。阿拉伯國家重新與土耳其改善關係，實屬情勢發展所迫。擱置前嫌，共謀經濟、政治出路，發展與美國和歐盟關係，是敘利亞、約旦、埃及和伊朗等國再度與土耳其提升關係的根本目的。而土耳其為了重新回到穆斯林世界和從自身安全戰略出發，也樂得做這一舉兩得的「好事」。但土耳其與這些國家存在的根本分歧，隨時有可能再度成為引發雙邊關係危機的導火線。

#### 四、歐盟-土耳其政策

土耳其從 1963 年開始就成為歐盟的準會員國，土耳其也將被正式認為歐盟擴大的候選國。但是由於土耳其的人權紀錄和軍隊、政治與宗教的影響，土耳其現在還沒有被批准加入歐盟。但是歐盟鼓勵其繼續進行改革。土耳其極欲加入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之主要原因：<sup>64</sup>

1. 土耳其的貿易對象 50%是歐盟國家，同時歐盟國家也是土耳其政府及民間金融的重要來源，土耳其 45%的外債來自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參與國，故顯然歐盟對土耳其有其影響。
2. 由於土耳其與歐盟國家的貿易及金融往來關係密切，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對土耳其的外債、外匯存底、外人投資狀況及經濟成長都造成影響，尤其在 2000 年以後，影響會加大。

---

<sup>64</sup> 同註 28。

3. 由於歐盟國家致力於促進經濟成長、降低利率、穩定金融及充分人口就業，如能順利達成目標，對土耳其的出口將有助益，同時若他們能平衡預算，會加強對土國投資，對土國的經濟成長及降低失業率都有助益。<sup>65</sup>

土耳其自 1963 年成為歐盟預備會員國之後，即渴望成為「準歐洲人」，截至 2014 年，已有 51 年，由於本身政治、外交、經濟、人權問題一籬筐，招致歐盟國家疑慮，故始終被拒絕於門外。歐盟拒絕土耳其加入之主要原因：

1. 政治方面：土耳其自建國以來，政治發展存有民主化及軍事政變的循環現象。歷屆政府之壽命不長，內閣更迭頻繁、政治動盪不安。土國於 1998 年 4 月 18 日大選完成，三黨聯合執政並聲明本屆政府將是一個長久和諧之政府。
2. 經濟方面：土耳其之財政赤字嚴重、通貨膨脹及銀行利率及外幣兌換率居高不下都是重要原因。
3. 外交方面：土耳其與週邊國家的關係，包括與希臘的愛琴海主權紛爭、與賽普勒斯的南北分裂問題及與敘利亞的水源問題等。
4. 人權方面：主要係指土耳其東南地區的庫德少數民族問題，過去土耳其政府採高壓政策，雙方衝突不斷，傷亡慘重。
5. 宗教方面：土耳其是個以伊斯蘭教(伊斯蘭教)為主的國家，而歐盟會員國中大部份都是以天主教及基督教為主，雖然宗教與其入會沒特別關係，但對於兩宗教現勢嚴重對立衝突的情形而言還是有所影響。<sup>66</sup>

2006 年 6 月 12 日的協商過程中，由於賽普勒斯的反對，一度使得這次協商暫停。塞普勒斯堅持要求土耳其首先承認尼科西亞的塞普勒斯共和國政府，並

---

<sup>65</sup> 同註 27。

<sup>66</sup> 同註 27。

按照 2005 年 7 月份與歐盟簽署的「安卡拉協定補充協議」，向塞普勒斯的飛機和船隻開放其空港和海港，否則就不同意歐盟與土啟動任何具體政策入盟談判。由於啟動任何入盟協議的談判都必須獲得所有歐盟成員國同意，塞普勒斯在最後關頭的要價使土耳其多年來入盟進程再次受阻。<sup>67</sup>然而，土耳其仍一再表示，在塞普勒斯問題解決之前土耳其不會承認塞普勒斯共和國。同時，土耳其還表示在北塞普勒斯被「孤立」的狀況改變之前，土耳其也不會向塞普勒斯開放其港口和機場。

另一方面，土耳其加入歐盟雙方的安全戰略觀點也是一項值得注意的重點。冷戰結束以來，從亞德里亞海（Adria）經過巴爾幹迄於黑海地區事實上已成為歐盟與北約安全戰略的重點。對土耳其而言，自 1952 年以來即為北約成員國，為西方國家在東南歐東地中海、高加索以及中東一帶扮演重要的防禦支柱。<sup>68</sup>土耳其境內遵守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所提的統一方案，並且批評歐盟在賽普勒斯問題未能解決之前即將賽普勒斯納入成為歐盟成員國，使土耳其入盟談判之複雜性；同時，在歐盟與土耳其關稅同盟實行過程中，歐盟要求納入賽普勒斯，並對其開放港口、機場，歐盟藉此戰略運用，希望獲得土耳其對賽普勒斯的政治承認。由以上觀點來看，歐盟與土耳其的談判屢屢陷入困境，關鍵即在於賽普勒斯問題無法解決。

土耳其和歐盟終於在 2013 年 11 月 5 日正式就第 22 章「地區政策」<sup>69</sup>重啟會談，以便讓土耳其能夠加入歐盟。土耳其和歐盟雙方都歡迎會談重新啟動，並且認為這次會談是土耳其加入歐盟的潛在轉捩點。

---

<sup>67</sup> TurkishPress, 〈Sarkozy :Turkey has no place inside the European Union〉, January 15, 2007. 引自 <http://www.turkishpress.com/news.asp?id=159133>，最後查詢日 2014 年 1 月 8 日。

<sup>68</sup> 朱景鵬，〈土耳其加入歐洲聯盟之進程與爭辯〉，《問題與研究》，(台北：第 47 卷第 3 期民國 97 年 9 月)，頁 75-96。

<sup>69</sup> Chapter 22: Regional policy and coordination of structural instruments. 2008/157/EC: Council Decision of 18 February 2008 on the principles, priorities and conditions contained in the Accession Partnership with the Republic of Turkey and repealing Decision 2006/35/EC

賽普勒斯從 1974 年以來一直處於分治狀態，南部由希臘族裔控制，尤其在南賽普勒斯 2004 年加入歐盟之後，土耳其的歐盟之路更添變數。歐盟和土耳其的談判一波三折，先是要求土耳其改善人權紀錄和政治民主化，現在又因為賽普勒斯的問題暫停談判，也使得土耳其內部想要加入歐盟的比例已經大幅下降，反對加入歐盟的聲音高漲。土耳其為取得歐盟成員國資格，一直在努力按照歐盟的標準進行改革，依據哥本哈根標準努力將這個標準逐步實現。土耳其在總理埃爾多安的領導下的正義與發展黨政府一直致力於土耳其的歐洲命運，國內推動多項重大改革，以達到入盟標準。土耳其多年來在政治經濟改革、民主化的進程中取得了很大的進步，而且還在不斷加強改革，雙方在制度認同上取得重要進展，這也是歐盟同意啟動入盟談判的重要原因。

歐盟在土耳其入盟談判架構中，就土耳其入盟問題達成了一個妥協的商議。即歐盟和土耳其談判的共同目標是讓土耳其加入歐盟，但談判是一個開放的過程，最終結果無法保證土耳其一定能加入歐盟。根據歐盟的規定與候選國之間的入盟談判涉及政治、經濟、司法、文化等領域，共計 35 項內容，並且需要所有成員國認可。任何一個成員國都可以否決土耳其入盟資格，包括採用公投方式來決定是否批准土耳其入盟。

## 第五章 結論

土耳其自 1980 年軍事政變以來，政局一向不穩。2002 年國會大選，正義及發展黨脫穎而出，一黨獨大得以單獨執掌政權，而結束自 1991 年以來之聯合內閣，政局趨於穩定。2011 年 6 月 12 日土國會重新大選，正義及發展黨續為國會第一大黨。近年，土耳其已經克服一連串的政治和經濟挑戰，目前正沈浸在穩定與鞏固的經濟成長時期。土耳其目前依舊有很大的開發潛能，其經濟成長以每年至少 5% 的速度增加。土耳其的世界性特徵包括了地處歐洲、亞洲、與中東的戰略性位置，以及廣大的國內市場。正是這些資源吸引廣大的投資者，並對土耳其依然充滿信心。從歷史角度來看，土耳其的貿易與投資主要部分依賴著發展中的經濟。2012 年土耳其為世界第 16 大國內生產總值（購買力均價）之經濟體，<sup>1</sup>在國內生產總值（購買力均價）方面則位居第 65。<sup>2</sup>土耳其為經濟暨合作及發展組織之創始會員國及二十國集團的成員（於 1999 年加入）；自 1995 年 12 月 31 日起，土耳其已成為歐盟關稅同盟的一員。

土耳其位居歐洲、亞洲和中東的交叉口。這個戰略性的地理位置，與廣大的國內市場、穩定的總體經濟政策相結合，使土耳其在全球發展的框架下，成為全球 GDP 排名第 18 的國家。<sup>3</sup>

### 一、政治上

自 2002 年正義與發展黨上台以來，土耳其政局趨於穩定，經濟上獲得平均 5% 以上的快速成長，成為發展速度僅次於中國和印度的新興經濟體。政治上積極發展區域性與全球性對外關係，促使土耳其與歐洲、亞洲及中東等區保持有好

---

<sup>1</sup>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2012〉, Last revised on 1 July 2013.

<sup>2</sup> Data refer to the year 2013,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eptember 201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up>3</sup> 2012 年，土耳其國民生產毛額（GDP）超過 7350 億美元，平均所得突破 1 萬美元，成為率先擺脫經濟危機的國家之一，年經濟增長達到 8.9%，已成為世界第 16 大經濟體。

關係。其中以土耳其積極加入歐盟最為受人注意。自 1963 年開始，土耳其即要求加盟。等了 36 年，終於在 1999 年赫爾辛基歐盟高峰會中同意，歐盟會員國領袖決定有條件接納土耳其為加盟候選國。並在 2005 年重啟談判。所謂的「條件」係指：

- (1) 敦促土耳其勵行各項改革，達到歐盟所有會員國在 1993 年簽署的哥本哈根人權標準。哥本哈根人權標準包括保障政治民主、遵守法制、尊重少數民族權益。
- (2) 土耳其需在合理時間內，與希臘在國際法庭解決雙方之間的愛琴海疆域爭議問題，歐盟將在 2004 年底之前檢討該項情勢發展。
- (3) 土耳其當局必須有所行動來協助賽普勒斯的統一；若是在 2004 年之前不能透過土耳其與希臘雙邊談判來解決，就得尊重聯合國法庭所做的決定。

另一方面，為了達到歐盟的政治標準，儘早啟動入盟談判，近十年來土耳其在政治、經濟、法律等領域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從 2002 年 2 月到 2004 年 9 月，土耳其議會共通過了九份協調方案、通過包括修訂憲法、改革司法和員警制度、制訂新刑法法典在內的各項重大改革以實現政治民主化和國家法制化；簽訂了「歐洲人權公約」、解決人權領域存在的問題、保護少數民族、承認庫德語的合法地位、取消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取消死刑、嚴禁虐待和酷刑、改變軍隊左右國家政治生活的狀況。然而土耳其在入盟的道路上已經艱難地走了近半個世紀。為什麼歐盟長期以來既不願接納土耳其，又不願放棄？究其原因在於土耳其與歐盟在經濟、安全、政治等領域存在廣泛和重要的利益性認同，造成歐盟不願放棄土耳其；另一方面，歐盟認為土耳其的伊斯蘭教文化背景和歐洲的基督教文化傳統難以相容，因此雙方難以建構起歐盟接納土耳其所必須具備的身份認同。因此，土耳其的身份認同，或說「歐洲認同」(European Identity)，成為土耳其能否最終入盟的關鍵性問題。由於歷史上伊斯蘭教和基督

教的衝突，伊斯蘭世界是與歐洲相對立的在對抗中歐洲區別出我者與他者，明確了自身的身份和認同。土耳其的歐洲身份認同包括兩個方面：土耳其自身的歐洲身份定位和歐盟對土耳其的歐洲身份的認同。

## 二、經濟上

土耳其具有較強的科技實力和工業競爭力，鋼鐵、工程機械等產業較發達，近年在軟體開發等資訊技術領域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是該地區除以色列外最發達的國家。土耳其提供外國投資者高風險的報酬比率，現在看來則為高潛力的經濟。土耳其預計 2013 年成長 3.5%，以他的發展狀況來看似乎可以達成目標，而 GDP 的成長預計年中即可超過 5%。<sup>4</sup>

而目前，土耳其正積極尋求與世界其他角落的國家進行貿易行為，地區包括了中東、非洲、和亞洲等地區。因為焦點轉移與資金的流動將加速土耳其的投資與成長。例如重要的土耳其的外國直接資金（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也開始跨足投資生產與服務的項目。

伊斯坦堡為土耳其投資者最喜歡的地點。雖然如此，土耳其政府有機會藉由在其他城市和省分複製類似的發展，來平衡區域發展。我們期望土耳其的新投資獎勵計畫，與持續的改革計畫提升投資者對土耳其的信心，再以行動促進土耳其加速發展成為區域與全球中心。不過，目前仍有一些關鍵性的挑戰需要克服。鄰國的政治動盪對土耳其的影響、日益攀升的赤字等，除了要加速革新，研究與開發的能力可以得知將來可能影響外國直接資金的可見因素。

儘管 1990 年代，土耳其曾出現嚴重通貨膨脹。1999 年和 2001 年，嚴重的經濟危機兩度襲擊土耳其，數百億美元資金迅速外流，土耳其經濟一度瀕臨崩潰的邊緣。2002 年，土積極推進政治和經濟改革，及時遏制了土耳其經濟下滑，並使土耳其成為新興的市場經濟體。

---

<sup>4</sup> 同註 1。



### 三、外交上

而土耳其自身的歐洲身份定位中，又包括制度認同和文化認同兩個層面。另一方面，土耳其與歐盟在經濟、安全、政治等領域的存在與利益的一致性，則是土耳其建構歐洲身份認同的有利因素。土耳其在地理位置上與歐盟的位置也有其相屬性。土耳其位居戰略要地，業已加入了除歐盟之外的幾乎所有歐洲組織，包括歐洲議會、經合組織、歐安會、北約等組織，確立了土耳其在歐洲特殊的安全和政治地位。相較於其他阿拉伯地區動盪不安的國家，土耳其並未受到波及。由於土耳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有效的發揮制衡的功能，並於西方國家、中東地區扮演橋樑的角色，消弭國際間可能發生的憾事。在軍事方面，土耳其 60 多萬由歐美先進武器裝備的軍隊，不僅堪稱中東第一軍力，即使在北約也是僅次於美國。

值得一提的是，土耳其的「伊斯蘭文化」在現今的伊斯蘭國家中，土耳其是唯一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國家，因此一直被美國和西方作為民主的模範而向廣大伊斯蘭世界推廣。也因為伊斯蘭文化與中東地區文化相容，重疊區塊大，而土耳其與阿拉伯世界的關係，則因為體認西方國家對和平毫無興趣，因此轉而向阿拉伯世界靠攏。新世紀以來，具有濃厚伊斯蘭色彩的正義與發展黨執政後，土耳其更加積極主動地推行多元化、全方位外交。目前，土耳其國勢的繁榮穩定使之參與國際和地區事務的願望更加強烈，在維護周邊和平、推動地區繁榮、創設國際機制中的作用不斷。

縱使明白加入歐盟之路並不好走，但土耳其是歐盟候選國，正在為加入歐盟作出努力，歐盟也在不斷推動實現共同的目標，致力於維護本地區的和平與安寧。土耳其加入歐盟共須完成 35 個政策領域的談判，就此看來，土耳其加入歐盟之路遙遠而漫長。土耳其的外交態度雖然同時形成於東西兩方，但卻成功避免了自相矛盾或是意見不一。未來土耳其作為一個歐亞地緣政治區域的中樞國家，作為

一個處於東西方文明交匯點的國家，必將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扮演更加舉足輕重的角色。



## 參考書目

### 中文專書

1. 王玉民，〈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台北：洪業文化，1996，頁 357。
2. 吳興東，〈土耳其史—歐亞十字路口上的國家〉。台北：三民出版社，2003 年。
3. 徐弢，〈歐亞樞紐：土耳其〉。香港：萬里機構，2010 年。
4. 黃晴，〈「地震外交」拉近希土關係〉。北京：環球時報，1999 年第 2 版。
5. 黃維民，〈中東國家通史·土耳其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年。
6. 詹濤，〈現代國家與民族建構：20 世紀前期土耳其民族主義研究〉。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年。
7. 張為詩，〈土耳其市場商機及拓銷策略調查報告〉。台北：外貿協會，2010 年。
8. 潘卡吉·米什拉著，黃中憲譯，〈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從梁啟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台北：聯經出版社，2013 年。
9. 劉必權，〈世界列國誌：土耳其〉。台北：川流出版社，2010 年。

### 英文專書

1. A. Gol, 《The Identity of Turkey: Muslim and secular》, London: Routledge, 2009.
2. Ali Arslan, 《The evaluation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in turkey and Turkish political elites》, Tokat, 2005.
3. David Waines, 《An introduction to Islam》,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003.
4. Dani Rodrik, 《Turkis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Overview, Merih Celâsu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5. D. Keridis & D. Triantaphyllou (eds.), 《Domestic Developments and Foreign Policy: Greek Policy Towards Turkey Today》, USA: Brassey's Publishing, 2001.
6. George F. Nafziger, 《Islam at War: A History》,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2003.

7. H. Arikian, 《*Turkey and the UE: an awkward candidate for EU membership?*》 ,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6.
8. H. Kapur, 《*Soviet Russia and Asia*》 , London : Michael Joseph, 1966.
9.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and Gulf Military Analysis (INEGMA), 《*Turkey's energy challenges*》 , January 4, 2013 .
10. John Kinross, 《*Atatürk : The Rebirth of a Nation*》 , London : Weidenfeld Nicolson Illustrated, 1993.
11. Jacob M. Landau, 《*Atatürk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 ,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4.
12. Katinka Barysch, 《*The Economics of Turkish Accession*》 , London: 2005.
13. Kubilay Yado Arin, 《*The AKP's Foreign Policy. Turkey's Reorientation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 , Berlin: 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 Berlin, 2013.
14. Panayotis I. Tsakonas, 《*Communization of the Enemy: The Greek Strategy on Counterbalancing Turkey and Greek-Turkish Relations*》 , Greece: Sideris Publications, 2003.
15. Regine Erichse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cience Policy in Turkey*》 , Cemoti: 2003.
16. Rabasa and Larrabee , 《*The rise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 California: RAND cooperation, 2008.
17.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e Debate*》 , New York: W. W. Norton, 1996.
18. Scott M. Thomas, 《*Taking Religious and Cultural Pluralism Seriously: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19. S. N. Eisenstadt, 《*The Kemalist Regime and Modernization: Some Comparative and Analytical Remarks*》, in J. Landau, ed., *Atatürk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urke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4.
20. Stanford J. Shaw and Ezel Kural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Londo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21. TIMUR, Hıfzı, 《*The Place of Islamic Law in Turkish Law Reforms*》, *Annales de la Faculté de Droit d'Istanbul*. Istanbul: Fakülteler Matbaası, 1956.
22. Van Coufoudakis, Eugene T. Rossides, 《*American Hellenic Institute Foundation*》, Washington: American Hellenic Institute Foundation 2002.
23. William Mallinson, Bill Mallinson, 《*Cyprus: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I.B.Tauris, 2005.

中文期刊

1. 文史天地, 第 2 期, 袁燦興著, 王旭送編, 〈凱末爾與土耳其的現代化之路〉, 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2013 年。

英文期刊

1. Nafi Yalın, 〈The Turkish language reform: a unique case of language planning in the world〉, *Bilim dergisi* 2002, Vol. 3.
2. 〈Support for EU Accession Increases in Turkey〉. Retrieved 18 May 2013.
3. 〈Türkler AB'ye rağmen AB'yi istiyor〉. *Radikal*. Retrieved 18 May 2013.
4. 〈Turkey losing appetite for EU bid, says survey〉. Retrieved 18 August 2013.

官方文獻

1.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2012〉, Last revised on 1 July 2013.
2. Data refer to the year 2013,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eptember 201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網路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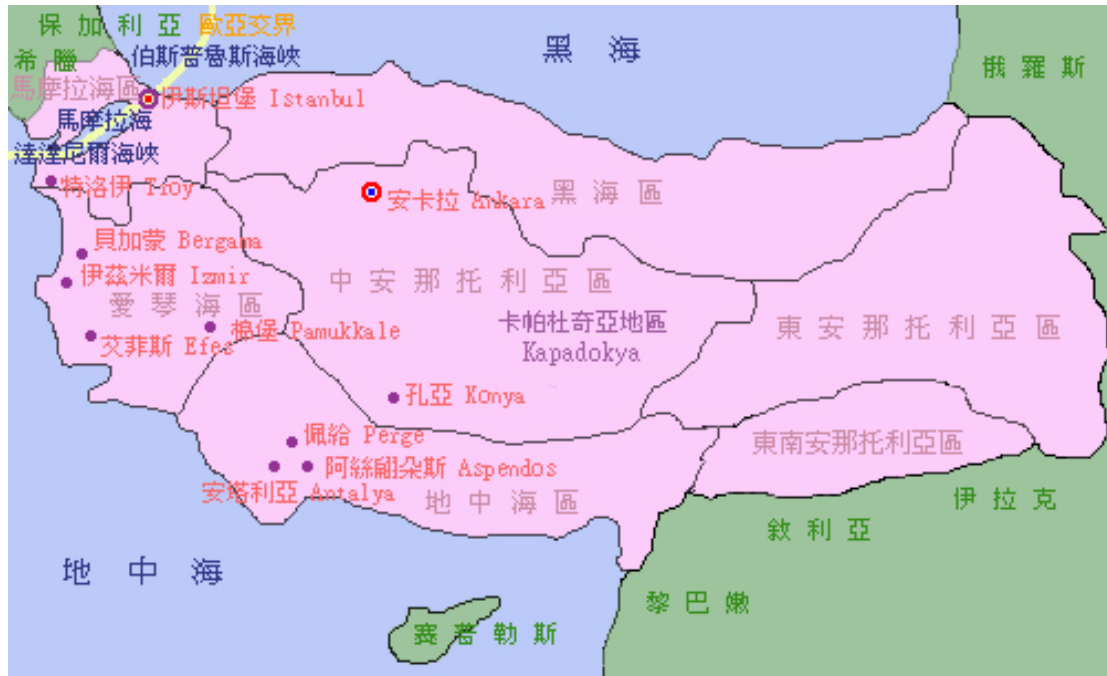
1. 360°財經-正義與發展黨 :

- [http://www.digitimes.com.tw/tw/dt/n/shwnws.asp?CnlID=10&cat=20&id=0000059239\\_A4MLC21WAL4MEGA83GW62&ct=2#ixzz2ZDbmnEoj](http://www.digitimes.com.tw/tw/dt/n/shwnws.asp?CnlID=10&cat=20&id=0000059239_A4MLC21WAL4MEGA83GW62&ct=2#ixzz2ZDbmnEoj)
2. 土耳其政治危機：<http://www.npf.org.tw/post/1/2235>
  3. 土耳其「大老師」--法土拉葛蘭嶼他的柔性社會改革：  
<http://mingkok.buddhistdoor.com/cht/news/d/30215>
  4. 土耳其內部所需面對的難題：  
<http://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90526063411AAe5U89>
  5. 土國百年掙扎-全面西化或回歸伊斯蘭？  
<http://www.youth.com.tw/db/epaper/es001002/m990129-b.htm>
  6. 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  
<http://www.mofa.gov.tw/Official/Regions/CountryInfo/5f6cba60-fbcf-402a-9753-d821a608410d>
  7. 全球台商服務網：  
<http://twbusiness.nat.gov.tw/countryPage.do?id=10&country=TR>
  8. 庫德族與土耳其衝突逼近：  
[http://www.bigsound.org/leonard/2007/10/28/post\\_108.html](http://www.bigsound.org/leonard/2007/10/28/post_108.html)
  9. 普勒斯共和國：<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52152>
  10. Chicago Journals:  
<http://www.jstor.org/discover/10.2307/2743078?uid=3739216&uid=2460338175&uid=2460337935&uid=2&uid=4&uid=83&uid=63&sid=21102539156287>
  11. Translantic Trends:  
<http://trends.gmfus.org/transatlantic-trends/key-findings/5/>
  12. Turks.us: <http://www.turks.us/article.php?story=20030509002048315>
  13. Wikipedia, Foreign relations of Cyprus:  
[http://en.wikipedia.org/wiki/Foreign\\_relations\\_of\\_Cyprus](http://en.wikipedia.org/wiki/Foreign_relations_of_Cyprus)

附錄

附錄一

土耳其地圖



## 附錄二

土耳其加入歐盟歷程：

- 1963 年 9 月：土耳其和歐盟前身「歐洲經濟共同體」（EEC）簽訂準會員國協議，計劃逐步降低關稅，作為成為 EEC 正式會員國先決條件。
- 1974 年 7 至 8 月：土耳其入侵北賽普勒斯，遭所有歐洲國家和歐洲人權法庭譴責。
- 1980 至 1986 年：準會員國協議在土耳其爆發軍事政變後暫時中止。
- 1987 年 4 月：土耳其申請加入「歐洲共同體」（EC）。
- 1989 年 12 月：歐盟執委會以經濟和軍事問題為由，駁回土耳其申請入會案。
- 1993 年 11 月：經所有具國簽署批准後，歐盟（EU）正式成立。
- 1995 年 3 月：土耳其和歐盟就關稅聯盟達成協議，計劃取消關稅並進行更緊密經濟合作。預定於 1996 年 1 月生效的關稅聯盟，卻因希臘立場而受阻。
- 1997 年 7 月：歐盟執委會建議和五個東歐國家與賽普勒斯展開入會談判，卻將土耳其排除在外。土耳其不良的人權紀錄，被認為是主要障礙。
- 1997 年 12 月 12 至 13 日：15 個歐盟會員國確認歐盟擴張案，包括東歐國家和賽普勒斯，再次排除土耳其。
- 1998 年 12 月 14 日：土耳其停止與歐盟進行政治對話，特別是與希臘、普勒斯相關議題。



- 1999 年 10 月：歐盟執委會建議將土耳其納入候選會員國，包括其他六個東歐國家與馬爾他共和國在內，但未定出入會談判日程。
- 1999 年 12 月：土耳其在赫爾辛基的歐盟高峰會中正式獲得會員國候選資格，但歐盟表示，在土耳其人權和民主未達到特定目標之前，將不會展開入會談判。土耳其同時獲邀成為歐盟高峰會觀察員，得以參與制定首部歐洲憲法的討論。
- 2002 年 8 月：土耳其國會通過一系列基於歐盟要求的改革方案，包括廢除死刑、加強重視少數民族庫德族的人權等等。
- 2002 年 12 月：歐盟領袖於哥本哈根集會，聲稱將於 2004 年 12 月決定是否和土耳其進行入會談判，所有意見將尊重歐盟執委會的建議。如會員國同意，入會談判將即刻召開。
- 2004 年 10 月 6 日：歐盟執委會建議召開入會談判，但定下一系列嚴格標準，並警告土耳其，如違反歐盟規範之基本人權、民主和法律，談判過程將隨時中止。
- 2004 年 11 月 18 日：歐盟要求土耳其承認賽普勒斯共和國地位，土耳其拒絕。土耳其同時表示，不接受任何非「準會員資格」（full membership）的談判。
- 2004 年 11 月 30 日：由奧地利主導，主張給予土耳其「優惠夥伴關係」，而非「全會員資格」的提案，在歐洲議會未獲通過。
- 2004 年 12 月 5 日：在歐盟建議下，土耳其政府實施司法制度變革。
- 2004 年 12 月 16 日：歐盟領袖同意於 2005 年 10 月 3 日和土耳其展開入會談判，先決條件是土耳其承認賽普勒斯共和國。賽普勒斯已於 5 月份成為歐盟正式會員國。

- 2005 年 7 月 29 日：土耳其接受歐盟要求，延長對歐盟新會員國（含賽普勒斯）的關稅協議；但土耳其另行宣佈，此舉並不等於承認賽普勒斯共和國。
- 2005 年 9 月 29 日：奧地利要求歐盟給予土耳其「準會員資格」以外的身份選擇，土耳其斷然拒絕。
- 2005 年 10 月 2 日：歐盟外長於盧森堡集會，商討使土耳其入會談判順利進行之方案。
- 2006 年 6 月 12 日：歐盟外長會議原定當天與土耳其就科研領域政策開始入盟談判，但由於塞普勒斯的反對使這一談判的啟動一度面臨擱淺。
- 2013 年 11 月 5 日：土耳其和歐洲聯盟終於正式就第 22 章「地區政策」重啟會談，以便讓土耳其能夠加入歐盟。土耳其和歐盟雙方都歡迎會談重新啟動，並且認為這次會談是土耳其加入歐盟的潛在轉捩點。